JEAN ALLOUCH

与雅克·拉康有关的213则妙语

213 ocurrencias con Jacques Lacan

让·阿卢什

中文阅读版 · 排版预览
2026年10月3日

西班牙文底本 · 实际收录215则

版本说明

本阅读版以用户提供的西班牙文扫描本为底本：Jean Allouch，213 ocurrencias con Jacques Lacan，SITESA，1992年第一版、1993年第一次重印。西班牙文译者为 Marcelo Pasternac、Nora Pasternac。

从编者说明开始，保留译者说明、篇目列表、Preámbulo（序言）、五部分215则正文、作者原注和末尾目录。中文按西班牙文底本作语义校对，法文初版全本尚未完成比对。语言译注保留在各篇末尾；第213则扫描不确定说明保留扫描切片。

书名中的“213”沿用底本书名，实际篇数为215。篇目列表所示页码为本PDF页码；末尾目录保留原书印刷页码。段落ID保存为电子书内部锚点，正文不逐段打印编号。

此文件为当前权威Markdown的排版预览快照。PDF制作保留正文及注释，未更改翻译措辞。

底本PDF：pdfcoffee.com-213-ocurrencias-con-jacques-lacan-jean-allouch.pdf
快照日期：2026-10-03

编者说明

本书法文标题是《与雅克・拉康有关的132则妙语》，西班牙文标题是《与雅克・拉康有关的213则妙语》。这里需要作一点说明。

213并非笔误。西班牙文版首次收入81个新条目；至少在新版本问世之前，它们在法语中仍未刊出。让・阿卢什决定借此机会，以这种方式丰富自己的文本。

译者说明

1. 法语 bons mots 的含义，尤其是它在本书中的含义，是让・阿卢什考察的对象；读者将在序言中读到这些考察。为西班牙文版，我们考虑过各种可能的译法，例如“好逸事”、机智的话，甚至风趣与诙谐——这个选择恰恰因其罕见而如此诱人。我们选用了 ocurrencias，它同时包括机智的维度与发生之事的维度（此外，在内涵上也对应弗洛伊德的 einfallen）。[译注1]

1. 在通常应当省略代词的句子中，我们经常把“他”“她”明确保留下来。这样选择的理由是：在所指的这些情形中，代词充当人物专名的替代；由于本书的性质，这些人物必须保持匿名。还应指出，在法语中，代词必须明确出现。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front-0015。 对应译者说明。法语 **bons mots** [bɔ˜mo] 是 bon（好的）的阳性复数 bons 与 mot（词、话）的复数 mots；这里指机智的话，词尾 s 通常不发音。西语 **ocurrencia** [oku'rensja] 兼指冒出的念头和发生的事，因此“妙语”在本书也包括逸事，并非每一篇都只是一个金句。底本写的是德语动词 **einfallen**（忽然想到）；相关名词是 Einfall，不能把底本的小写动词直接当作它的名词拼写。这些是底本已有的语种对应，不是另外补出的法文引语。

返回正文

篇目列表

编者说明 · 译者说明 · 序言（Preámbulo）

分析实践

谁硬起来了？ 25
失误行动 26
外面 26
预期 27
事情解决了 27
缺席？ 28
您好 29
热咖啡 29
结婚 30
关上它 30
中了圈套 31
愤怒与温柔 32
我们开始吧 32
关于下次见面的冲突 33
咒语 33
偏执狂式认识 34
我知道有人会…… 34
饮食建议 35
时机不对 36
两个分析者在咖啡馆的谈话 37
“任性而为”并不等于“自我授权” 37
质问 39
关于观照 40
L 图式的一种善用 40
关于自我 41
太贵了 41

否定便是法则 42
否定便是法则（2） 43
解分析 43
之后的之后 44
一次干预的辩证法 44
幸福 44
在这里可以看到拉康怎样定会谈价钱 45
分析者是对的 45
他在说我 46
精神分析、它的公众和国家 47
他怕是把自己忘了 47
有需要的话 48
原来是这么回事！ 48
那结，那火 49
就是这样！ 49
这倒常常发生…… 50
在分析中，还是不在 51
想象阳具 51
拼写错误 52
女性气质 53
分析结束 53
分析结束（2） 54
带着专名的恐惧症 54
荣耀归于你 55
他说话了吗？ 55
遗产 56
喂，拉康？ 56
分析家的指示 57
加入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57
解释 58
将弑父者一军 59
拉康不高兴 59

路虎.....59
读了再读.....60
文学家，还是精神分析家？.....62
分析中的不适.....62
医学.....62
新词，还是解释？.....63
仿佛没有过会谈.....63
假名字.....64
爸爸抱怨.....65
分娩.....66
通过，还是失败.....66
索要感谢.....67
快乐.....67
赘语.....68
头一回听说.....68
与拉康的第一次会谈.....69
禁止.....69
史诗之猪.....70
que……还是尾巴（queue）？.....70
什么？第一？.....72
谁是患者／耐心的人？.....73
谁来承担费用？.....74
要求的漩涡.....74
候诊室.....75
拐杖（la canne）被偷了.....75
研讨班的一次课，分析的一次会谈.....76
喘不过气.....76
做梦算数.....77
自杀.....77
转写.....77
心动不安.....78
多余的一个词.....78

预知.....79
那么现在呢？.....80
禅分析.....80

示病

尽管如此.....82
对一位跨性别者.....82
有所警醒.....82
鼓励.....83
指令.....84
罪感.....84
治愈.....84
知识的界限.....85
齿轮传动.....86
很简单.....86
令人震惊.....87
精神分裂症患者.....87
温柔的妈妈.....89
催眠.....90
推荐分析家.....90
拉康与他自己不同.....91
入选者会原谅.....91
被夺走的丈夫.....92
丈夫与妻子.....92
寓意.....92
被强加的话语.....93
把事情说清楚.....93
谁会说出来？.....94
您知道？.....95
微笑.....95
心灵感应.....96
拓扑学……还是几何学？.....96

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97

督导实践

一个“再”字一百法郎 98
一辈子 99
钞票与吻手礼 99
脱离 100
您说的是“这是假的”？ 100
会谈中睡着 102
压轴的荣冠 102
她与他 103
当场抓到睡着 103
开衩裙 104
分析的结束 104
赢了！可是什么代价？ 105
喜欢 106
癔症 106
宁可离开，不愿把话说完 107
对象／主体 108

精神分析运动史

致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人们 109
真诚的钦佩 109
相悖的拉康 109
反俄狄浦斯 110
啼哭的婴儿 111
克莱因瓶 111
卡特尔小组？ 112
愤怒与相信 112
确认 112
当拉康成为期刊的一员 113
间接的赞美 113

在床上 114
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115
笛卡尔……摆到台面上 116
指示词的失灵 117
解散 117
鞋子哪里夹脚 118
拉康式淋浴 119
拉康现象 120
无意识 120
在夏尔科家 121
在日本人那里 121
剩下一个“剩余” 122
无论如何，我…… 122
加入了队伍 123
变老 123
转介一个来访者 124
显而易见 124
简便解释 124
签名 125
弗洛伊德学派的创立 125
说话吧，啊，墙壁！ 126
不可原谅 127
反讽 127
康德在此？ 128
l／m 129
弗洛伊德事业学派 129
担任评委的拉康 130
空缺 131
脏手 131
拉康的副手 132
弗洛伊德式手淫 133
说谎者 134

屎 133
一九六八年 134
命名 135
乐观 135
书面的通行 136
倒错 136
何必弄得简单…… 136
主席辞职 137
拿出证据 137
闹剧的馅料 137
尊重 138
回复邀请 139
读信的黑人国王 140
在海报上看得出来吗？ 140
断语 141
短会谈 141
跟随我 142
西格蒙德 142
没有他的下午五点茶 143
社会主义者 144
苏格拉底式的 145
无可选择 145
划杠，是的，可是怎么划？ 146
地形图 147
耶稣会士的生活与鸡巴 147
真正的真理 148
秘密陈列柜 148

相遇

一个狡猾，一个更狡猾 149
当罗曼·雅各布森遇见耶稣 150
杜拉斯讲述 150

雄辩的大秘密 151
漂亮地看见的瞬间（beau voir） 152
我的妻子、布朗肖与我 152
一件家具.....154
动词，还是形容词？ 154

序言

对精神分析家而言，那条法则（“把属于凯撒的归给凯撒，把属于上帝的归给上帝”）有所不同：把属于真理的归给真理，把属于愚蠢的归给愚蠢。[注1]

可是，这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两者彼此重叠；而且，如果那里有一个属于精神分析自身的维度，那么，与其说是愚蠢的真理，不如说是真理的愚蠢。译注1

[注1] 法语是 connerie，意为愚蠢，却带有更强烈的性意味，因为它派生于 con 一词；con 的意思是：1）外阴，在西班牙称 coño，在拉普拉塔河地区称 concha，等等；2）蠢人、傻瓜，等等。不同的西班牙语国家还有地方性的表达：pendejada、boludez、pelotudez、jilipollada 等。

编辑部对译作“tontería”（愚蠢）的选择，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与讨论。它考虑到法语 connerie 一词上述的特征（参见法语《罗贝尔词典》）。选择把 connerie 译作 tontería，像翻译中经常发生的那样，会产生一种损失；由于前述的性意味，这种损失尤其微妙，迫使我们打破了尽量减少译者注的原则。地方性的西班牙语词 pendejada 带有一种性意味（与阴毛相关），不同于 connerie 的性意味；而本版希望在整个拉丁美洲与西班牙流通，因此通常避免地方用语。在下面引自《精神分析行动》研讨班（1967年11月22日会谈）的文字中——文本整理与翻译由我们负责——可以读到拉康如何明确所涉及的性意味：

“对精神分析家而言，法则（……）是：‘把属于真理的归给真理，把属于 connerie 的归给 connerie。’可是，这并不那么简单，因为两者彼此覆盖；如果那里有一个属于精神分析自身的维度，那么，与其说是 connerie 的真理，不如说是真理的 connerie。我的意思是（撇开那些我们能够使真理去菌化——也就是说，去性化——的情形；也就是说，不像逻辑中那样，仅把它做成一个与 F 值相对立的 V 值），在真理与别的东西相联系的任何地方，尤其在与我们的言说存在功能相联系的地方，真理都会因某种东西的影响而陷入困难。这种东西正是我此刻以 connerie 一词所指称的核心，而它的意思是（……）：那个赋予这里所涉及的属性以其类别的器官——如果我可以这样说——恰恰带有一种我将称作对于享乐的特殊不适配的印记。正是从那里，所涉及的东西获得了突出性，也就是性行为对于一切真实实现所具有的不可还原性。精神分析行

> 动中所涉及的正是这一点，因为精神分析行动肯定与另一个层面相衔接；在那另一个层面，是什么承担了真理因接近性的场域而经历的这一缺陷——这正是我们必须追问其地位的东西。”
>
> （西班牙文译者注）

雅克·拉康

1967年11月22日研讨班

本书见证雅克·拉康的分析实践，却不把它与其学说开辟的道路分离。在实践与教学之间的这种张力中，实践虽然大体位于私人范围之内，有时却会溢出这一框架，并且自身构成教学。学派里流传着有关它的传闻，可以说是“闲话”，甚至是“八卦”，但人们愿意去听。它们引起所有人的兴趣；这种兴趣不能还原为一种不合宜的自得。

不过，这里当然不会涉及实践的全部。这并非仅仅因为，构成它的很大一部分，除了在实践发生的地方，不能在别处公开说出；也是因为，追求穷尽一切的总体化要求并不是我们的事。更何况，这里收集的见证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们对应某一条矿脉：妙语的矿脉。

“妙语”（bon mot）应当如何理解？在某些领域里，真理只以去菌化的形式介入，例如，被还原成一个仅仅与假相对立的值。除了这些领域，真理便呈现出一种奇特缺陷的全部证据。涉及性的真理时，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在这里，比在其他地方更明显，那种对真理造成影响的东西，可以用它自己的名字来指称——愚蠢……拉康把它做成了一个概念。愚蠢与真理彼此重叠；一旦一个被称作“男人”或“女人”的主体涉及性关系，这就从不缺席。他自以为能使她享乐：愚蠢，而且愚蠢到可能让他陷入阳痿；她想象自己能代表所有女人：愚蠢，而且愚蠢到偶然使她被提升为某个郊区唐璜的顾问。

对精神分析家而言，困难仍在于，从每一种独特的愚蠢中分离、辨认真理；尤其因为，触及这份真理，并不等于事先就已经使它此后以“没那么蠢”的面貌呈现。不过，无论这一困难如何，精神分析家似乎确实没有选择的可能。拉康以“各归其所”的形式，表述他的介入法则：给真理以它的虚构结构，给愚蠢（connerie）以它的误认功能（dé-connaissance）。[译注2]

如何实行这种分割？下面是被选作题辞的那段文本之后的话：

“为了向您们提示，这涉及什么，我举一个例子。有一天，我从一个迷人的小伙子嘴里听到了下面这则逸事；他完全够资格被称作一个蠢货（un con）。他遭遇了一件倒霉事：他约了一个姑娘，而她像丢下一张薄饼、一张煎饼那样，把他甩了。

——我很明白，他对我说，这又一次“是 une femme de non-recevoir”（一个不接纳的女人，底本称它与 une fin de non-recevoir“同音”，后者指不予审查便拒绝某个要求）。[译注3]

他就是这样称呼这件事的！

这迷人的愚蠢（connerie）是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这样真心实意地说的）？他曾听到三个词相继出现；他把它们应用了。不过，假设他是有意这样做的，那就会是一个笑话。实际上，仅仅由于我把它讲给您们听，由于我把它带入大他者的场域，这个愚蠢就成了笑话。

确实，除了他，以及面对面从他那里接收到这句话的人，这对所有人都很好笑。但是，一旦它成为被讲述出来的东西，就极其有趣。因此，如果以为蠢人（con）缺少机智，我们就完全错了；即使这个维度是借助对大他者的参照而加上去的。”

我们把一种像笑话那样闭合的话语序列称作妙语；但在这一闭合之外，真理与愚蠢之间的分割，仍有一部分尚未实行。

妙语并不恰好就是弗洛伊德的笑话（Witz）；后者位于它的上限。前面举出的例子（femme de non-recevoir）能够越过这一界限。在说出的时刻，对说话者和“面对面”接收它的人而言都不是笑话的东西，发生了向笑话的转变。要注意，对一道边岸（littoral）的这种字面化，取决于某个话语序列被“原样”讲述出来。可是，并非所有妙语都能发生这种转变，即使它们的结构中，像笑话的结构中一样，有某种东西促使听见它的人再把它传达出去。[译注4]

另一个同样由拉康讲述的例子，可以说明是什么赋予妙语以它的下限。在这里，这个例子尤其合适，因为它涉及“把属于凯撒的归给凯撒，把属于上帝的归给上帝”——拉康对真理 / 愚蠢分割的范式。

在这个表述成为说明区分真理与愚蠢的法则的模具之前七年，拉康已经评论过它，称它为“了不起的 joke”。一个 joke？真的吗？显然，对以这个表述为滋养、把它提升为生活规则的一整部分人而言，不可能把它当作笑话来接纳，更不用说玩笑了。甚至不能当作一句幽默话；在人家有忌讳的地方，就不能触及忌讳（直译：在吊死者的家里，不谈绳子）。要赋予、或者重新赋予这个基督式表述以 joke 的价值，需要像拉康那样完整的评论，需要事先进入他正在开辟的问题域。还需要有人把它指称为这样一种东西；请注意，尤其因为那里存在着一个转移的锚定点。于是，乔伊斯向读者指称，自己讲给他的这个或那个“小故事”，是一种顿悟。这样的命名改变了阅读，最直接的影响便立刻证明了这一点；没有它，读者确实可能什么也不明白。

把听我们讲述妙语的人事先进入某个问题域这一点，记作妙语的必要条件，这是否仅仅重新考虑了弗洛伊德早已记录的事情：每个笑话都只对某种听众才是笑话？是的，但又不完全如此。

像弗洛伊德那样说，每个笑话都有“自己的听众”，就等于承认，不存在普遍的笑话。由此，笑话与妙语的差别并非性质的差别，而是重音的差别。两者都让相同的元素参与其中，但这些元素在其中并不以相同的方式得到强调。前面提到的第一个例子中，底本所称的法语 fin/fem“同音”，使这则“小故事”在讲给某种听众时，被接纳为笑话。妙语通常不享有这种严格属于象征层面的游戏所提供的补充，因此，对听众的要求不只是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笑话的听众也知道，他们与笑话的发明者共享着同样的抑制）；还要求听众把自己的一份投入某个问题域，在那里，优先地位并不必然属于象征界，而在某些情况下属于想象界，在另一些情况下属于实在界。

如何证明耶稣基督确实是犹太人？这个证明是一束有四根茎的花：1）他开始工作是在父亲那里；2）他很晚才离开家；3）他认为自己的母亲是处女；4）他的母亲相信他是上帝。

这一话语序列是一则妙语，但只对那些知道犹太文化中若干想象与实在决定因素的人而言如此。

哪一种话语秩序特别给妙语提供更多位置？我们只求一个局部的回答：要注意妙语那种极其独特的存活倾向——它存活于真正的教学得以产生的地方。这种形成学派的教学，开辟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域，由此制造一个洞；在洞的边缘，尚未很好分开的真理与愚蠢盛开。在那里发生的，与其说是笑话，不如说是妙语。而历史已经作证，这些妙语具有传递教学的功能；正是那教学，挖出了它们的位置。

如果今天有人关心古代灵魂疾病的地位，[注2]就只能重新拿起那些从最遥远的古代传给我们的妙语，再加以讨论（包括斯多葛派在内的人，已经评论过它们千百遍）。

[注2] 参见 Jackie Pigeaud，《灵魂的疾病》（La maladie de l’âme），巴黎，Belles Lettres，1981年，第279—280页。

于是，西塞罗向我们讲述：“在一次聚会上，佐皮罗斯自夸能从相貌看出每个人的本性；当他把许多恶习归给苏格拉底时，全体在场者都笑了，因为他们完全不觉得苏格拉底有这些恶习。可苏格拉底本人使他免于成为笑柄，告诉他，自己确实天生有这些恶习，不过已经通过理性摆脱了它们。”这里有妙语，因为苏格拉底的介入，把愚蠢转到了笑着的那些人一边（他的“学生”，或者至少是同情他的人），而起初人们以为，愚蠢在被他们嘲笑的那个人那里（那个扫兴者、异端）。那个人的话语突然被归还给它的真理的局部性——也归还给它的偏向性；parcial的两层含义都在这里。而苏格拉底又一次摆脱了困境。不过，他这样脱身，远不意味着，他的回答没有被认作具有教学的价值。它当时被如此认可，两千年后依然如此。[译注5]

如果第欧根尼·拉尔修没有向我们讲述斯多葛学派创立者的妙语，我们对芝诺的教学又会知道些什么？他能不这样做吗？恰恰不能。既然芝诺的教学对他重要，这种“疏忽”就被排除了；妙语要被讲述，把它带入大他者的场域，是重要的。

妙语如同苔藓上的蘑菇，在一种教学形成学派的地方冒出来。无论那些为教学提供参照的“官方”文本有多么重要，妙语的叙述总会伴随它；一切仿佛都表明，妙语带来一种只有它们才能使之起作用的照明。这样，最近，图宾根哲学学派[注3]提出一个论点，引发了十分热烈的争论：由于柏拉图的教学本质上是口头的（如同所有古代学派的教学），柏拉图妙语的“据说”，应被认作任何希望接近其教学者的优先途径；而《对话录》则不应再被读作柏拉图主义本身的代表，而应被读作供学派外部使用的文字，面向未受传授者；由于他们的地位，不能向他们说出所教内容的核心。至于拉康的教学以及他的实践所促成的妙语，我们在这里远不主张这样激进的论点；我们只记录妙语这一发生，记录它们对教学所带来的透光式照明的前所未有性与不可替代性。教学并不完全处在它官

方化的地方；而且，这里并非没有反讽所带来的距离。再补充一点，妙语的这种影响并非西方所独有：中国的儒家以及法家，在传承中也从未忽视妙语。

> [注3] 参见 M. D. Richard，《柏拉图的口头教学》（L'enseignement oral de Platon），巴黎，Cerf 出版社，1986年。

弗洛伊德的学派也不例外，拉康在阅读弗洛伊德的若干关键点上，从那里获得支撑。他自己成了那句著名的话的讲述者："他们不知道，我们给他们带来了瘟疫。"据说，弗洛伊德是在前往"征服"美国的途中，对荣格说出这句话的（由于这句"话"没有见证，爱说坏话的人急忙暗示，这纯粹是拉康编造的。我们暂且跳过归属的问题，强调一点：对妙语的准确转录、对其字面形式的关切，具有关键影响，因为解释取决于它的文本。"他们不知道"？那么……是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至今仍然不知道！这就是无知的粗重效果）。

有时，妙语的"据说"所走过的回路更为神秘。著名的 Was will das Weib?（女人要什么？）就是如此；琼斯据说从某人口中听来，而那个人据说又从弗洛伊德口中听来。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断语被无休止地评论，而弗洛伊德是否确实说过它这一事实，却几乎从未受到质疑。是什么使妙语的归属，对身受其关涉的人而言，有时——甚至在多数情况下——显得不言自明？是什么使所有人相信，如果弗洛伊德没有说过它，那么，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说过——甚至应当说过（！）？是什么使人相信，这确实是一个弗洛伊德式的断言，于是在一个人受到弗洛伊德质问、而且很可能正作为精神分析家受到质问的地方，便没有必要再调查下去，也没有必要扮演侦探？

弗洛伊德本人把自己的一个发现，归于从布洛伊尔、夏尔科与克罗巴克那里听来的一则妙语：在神经症现象背后，"并非任意一种情感兴奋都会产生有效作用"。[注4]他并不是从这些权威的官方教学中发现性的作用，而是从教学旁边具有妙语地位的东西中发现它。当然，反复施予正

常阴茎的剂量，从来没有消除过癔症症状；在这个意义上，妙语是一种愚蠢。但是，还需要认真对待这种愚蠢中的真理；弗洛伊德做到了，即使谈到把它传播开来的那些权威时，他告诉我们，他们“（不）愿意支持（它）”。[注5]

> [注4] S. 弗洛伊德，《自传》，载《全集》第20卷，Amorrortu，布宜诺斯艾利斯，1979年，第23页。

> [注5] 同上。

本书收集了约二百一十三则[注6]（一、二、三，却并非按“正确”顺序）妙语。它们未必出自雅克・拉康，却是与雅克・拉康有关的妙语：每一则都以某种方式牵涉他，把他置于某个位置；没有任何理由假定，这种方式与位置对所有人都相同。

> [注6] 实际上是215则：我们很慷慨。

如果不存在刚刚强调的妙语 / 教学的纽带，这样的选集甚至无从想象。事实上，在雅克・拉康的教学开辟道路的时期，妙语流传着，而且首先是在学派中流传。

出版这213则妙语，因此希望在今天重新考虑拉康所开辟的道路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一份虽有限，在我们看来却并非可以忽略。显然，分析共同体首先受到关涉。由于这一共同体从一开始就卷入了这条道路的开辟，我们不会惊讶：这里涉及的，并不是人们曾过于自得地声称的一个孤独的拉康（可以问：出于何种利益？），而是在逐步形成的教学，与实际发生、且多年间并不始终保持自身同一的实践之间，产生的张力、产生的势差。

收集一些由于这种张力而发生的妙语，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首先，如何划定什么是妙语，什么不是；其次，是它们的真实性。

人们知道，弗洛伊德曾以一种令我们钦佩其优雅的方式，为《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的材料范围下过定义：他说，我认为是笑话的，就是笑话。这里涉及的并非仅仅是笑话（Witz），而是妙语，因此不能保留这个标准。由于妙语的场域从笑话延伸到顿悟，我们选择只把那些在学派中作为妙语流传的东西接纳为妙语。于是，下列条件被接受为必要且充分的条件：我们在这里讲述的东西，此前已经被讲述过。

这个标准对第一部分（分析实践，93则）、第三部分（督导实践，16则）、第四部分（精神分析运动史，70则）和第五部分（相遇，8则）是有效的，却不适用于专门讨论示病的第二部分（28则）。在这里，对于大多数妙语，收集者直接介入，把某个话语序列作为从自己观点看来的一则妙语，使它起作用。因此，这些序列尚未证明，它们具有作为妙语被带入大他者场域的潜力。涉及精神病时——这里最常见的情形正是如此——我们会对此惊讶吗?

妙语的混杂出身，以及它对知情听众的要求，使得一些妙语在出版时需要附带注释。这些注释并非解释，而是提供一些航标，好让不大了解、甚至误解了情况的读者，找到那种影响：从那里出发，“小故事”才确实显现为妙语。每一则妙语的标题，已经具有这种航标作用。其他读者可以不理会这些谨慎的“解释”，甚至可以享受质疑它们的乐趣。

妙语如同变形透视：只有主体能够接受，把自己置于被指明的那个观看图画的精确位置，而不觉得受到了过度迫害，图中呈现的东西才可以被定位。

这最后一个类比，可以使人理解，为什么我们选择明确区分注释与妙语的叙述，并尽可能从后者中清除一切解释性元素。

除了第二部分的情形，每一则妙语的真实性问题，一旦解决了选择问题，就很容易解决。它已被作为一则与拉康有关的妙语讲述出来，因此得到确证；因为由那些先后成为其讲述者的人构成的链条，已经把它认作这样的东西。

对认出自己是某则妙语主角的人，说一句话；这句话也并非特别友善。请知道，我们在这里并非嘲笑您，而是与您一起笑；这种笑，是最严肃的承认方式：您把这则妙语倾注进我们场域中“据说”的《夜航船》（Navire-night，玛格丽特 · 杜拉斯如此称它），是有道理的。

如果涉及接受一堂课——从弗洛伊德以来，笑本身也涉及这一点——那么，这堂课与其说是由某个人给予，不如说是由妙语给予。

当言说存在的三个维度——实在界、象征界、想象界——得到命名时，妙语会发生什么？拉康把这一三元组揭示出来，是否像乔伊斯的顿悟已经做到的那样，改变了我们对什么“构成”或“不构成”妙语的把握（原文用 face，就像智者阿方索时代的卡斯蒂利亚语会说的那样）？对这最后一个问题，本选集将是——不如说，可能是，因为这取决于读者——一个事实上的回答，一个盛典般的回答。[译注6]

让 · 阿卢什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pre-0001。 对应 connerie / tontería。法语 **con** [kɔ̃] 在粗俗用法中既指女性外生殖器，也辱骂人为蠢货；**connerie** [kɔnʁi] 由 con 加名词后缀 -erie 构成，指蠢话、蠢事或愚蠢。注意派生后这里出现口元音 [ɔ] 和辅音 [n]，并非把 [kɔ̃] 原样接到后缀前。译为“愚蠢”保留了贬义，却失去原注特意说明的性意味；不能因此把每处 connerie 都直接译为生殖器。TLFi：connerie（法语词义、构词及读音）。

返回正文

译注2

对应段落 allouch213-pre-0007。 对应 **dé-connaissance** [dekɔnɛsãs]。底本用连字符突出 dé- 与 connaissance [kɔnɛsãs]（认识、知识）的拆分；dé- 在这里使人听到解除、剥离或逆转“认识”的方向。“误认功能”传达语义，却抹去了对“认识”的拆解，故保留原形。这是对底本明确列出的法语词形的分析，不能将它无条件等同于日常法语 méconnaissance，或据此前缀自行补出另一条理论定义。

返回正文

译注3

对应段落 allouch213-pre-0010。 对应本段及第19段的 fin / femme（后者在第19段缩写为 fem）。通行法语中 **fin** [fɛ̃] 和 **femme** [fam] 不严格同音：前者是鼻元音，后者含口元音及 [m]。**fin de non-recevoir** 是拒绝受理的固定表达，non- 否定 recevoir（接收、受理）；换成 femme，就把这一表达扭成“一个不接纳的女人”。中文可交代两义，却不能保留词形替换。正文“同音”保留的是底本的说法；没有当时录音，不能据此断言实际读音完全相同。fem 也是本段的简写，并非 femme 的另一种标准词形。Usito：fin、法兰西学院词典：femme（法语词形、读音）。

返回正文

译注4

对应段落 allouch213-pre-0015。 对应“字面化 / 边岸”。法语 **littéral** [liteʁal]（字面的）、**littéralisation** [liteʁalizasjɔ̃]（字面化）与 **littoral** [litɔʁal]（海岸、边岸）形成音形呼应，但 [e] 与 [ɔ] 不同，不能称严格同音。littéralisation 以 littéral 为基础加 -isation，指变成字面形式的过程；littoral 并非这一词的派生词。“字面化一道边岸”须同时保留字面 / 边界两端的牵连，不能顺成普通的“说明边界”。本书 ocurrencia 的宽泛用法见《译者说明》篇末译注。

返回正文

译注5

对应段落 allouch213-pre-0024。 对应“局部性 / 偏向性”。底本的词是西语 **parcial** [paɾ'sjal]，以 parte（部分）的词族加形容词后缀 -ial 表达“部分的”，也可表示不公正、有偏向。“真理的局部性”与“偏向性”在同一个词中相接。中文需要两个表达；这里不应将底本误写成英语或法语 partial。作法语词汇对照时，partiel [paʁsjɛl]（部分的）和 partial [paʁsjal]（偏袒的）是两个不同词，此对照也不是本书法文原句。

返回正文

译注6

对应段落 allouch213-pre-0042。 对应 **de facto／de fasto**。前者是借用的拉丁语短语，意为事实上；底本将其中 facto 改为西语 fasto（华丽、盛典、铺张），成为“盛典般”的回答。按拉美西语读法分别是 [de 'fakto]、[de 'fasto]，以 [k] / [s] 的替换形成近音，不严格同音；de 是介词，fasto 并非法语 faste 的变位。这里的 **face** 被作者明确放回古卡斯蒂利亚语“做 / 构成”的语境，不是英语 face 或法语 face（脸）；若按现代拉美西语字面读作 ['fase]，也只是现代读法，不能当作阿方索时代的音系重建。中文保留两层意思，失去原句的换音。

返回正文

第1部分

分析实践

1. 谁硬起来了？

她觉得身体僵硬笨拙，浑身不自在。

拉康待她很亲切。她很高兴，有一天向他吐露：

——您对我微笑时，我就心慌，觉得自己越发僵硬了。

拉康放声大笑：

——太好了！

直到这时，她才听见自己刚才对他说了什么。[译注1]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01-0005。 对应标题与“僵硬”。底本的西语 **se le para** [se le 'paɾa] 是 parar 的第三人称单数 para 配合 se、le 的表达，在标题里指勃起；**rigidez** [ri'xiðes] 指僵硬、刚硬，由 rígido 词族加抽象名词后缀 -ez。“勃起”和“僵硬”通过身体与性意味相连，却不是同一个词，也不构成同音。中文保留两处不同说法；不能为了补出双关，擅自将未见的某个法语词写成原句。

返回正文

2. 失误行动?

拉康提出下一次会谈的日期和时间；分析者确切知道，那个时候拉康会在别处，而不会在诊室里。一小时后，拉康给他打来电话：

——哎，我脑子到哪儿去了？[注1]

> [注1] 分析者向我们讲述这则妙语时，把它归为失误行动；它果真是失误行动吗?

3. 外面

那天上午，她没有去会谈。下午五点左右，她自己正在接待一位分析者，电话响了。她接起电话，是格洛里娅：

——请稍等，我给您接拉康。

拉康的声音：

——我把您赶到外面去。

说完便挂断了。

正在进行的会谈一结束，她就给拉康打电话。格洛里娅接了电话，犹豫着，不肯这时给她接拉康，含糊地说好第二天通电话。她极其恼火，第二天又打过去。格洛里娅依旧犹豫。她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好吧。请告诉他，下次约好的时间，我会到他门前。

格洛里娅：

——稍等一下……

过了片刻：

——几点钟?

于是，第二天她便处在分析家的话给她指定的位置上：诊室外面。

尾声：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鉴于它的趣味，我们破例向读者透露一些细节。首先得说，拉康这一次照常接待了她，分析因此继续进行……可是，那么呢？发生了什么？首先，她为什么没有去会谈？前一天晚上，她做了如下的梦：拉康在她家接待患者；然后，下午乘出租车去里尔街，继续在出租车里接待患者，随后在自己家里接待。由于这个梦的影响，她没有去会谈。然而，拉康并不知道这个梦；梦把“在她家”和“在拉康家”连接起来，使两个地方成了同一个地方！两者之间原本没有这种外在性，而拉康的电话干预恰恰建构了它！[注1]

> [注1] 供业余心灵感应者参考的材料：拉康解释了一个他并不知道其文本的梦。

4. 预期

一位社会学家正在拉康那里做分析。他讲述一个梦：

——列维- 斯特劳斯死了。

拉康答道，会谈随即结束：

——您可干了一件好事！

5. 事情解决了

她是拉康的学生，也在他那里做分析，同时开始从事分析实践。她认识的一位年轻女子也在拉康那里做分析，有时甚至会在候诊室遇到她。那个人好几次向她表示过某种兴趣。最后，事情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年轻女子大胆要求约谈，她觉得自己无法拒绝。

于是她接待了那名女子，听见对方向自己表白爱情，并不十分惊讶。

约谈结束时，她问那名女子，在拉康那里每次会谈付多少钱，然后要了恰好两倍的金额。事情刚结束，她便给拉康打电话，说自己刚刚接待了他的一位分析者。她察觉对方有些吃惊、不悦，甚至确实相当不满，尽管有所克制。她继续讲，最后告诉拉康，自己收了他本人收费的两倍。

——好，这事不会再发生了。

而且，这事确实再也没有发生。[注1][译注1]

> [注1] 对双倍 / 分身的阻挡。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05-0005。 对应原注 **doble** ['doβle]。西语同一个词可表示“双倍的 / 双倍数额”，也可名词化表示“分身、替身”。这里收费恰为拉康的两倍，原注又将这一举动联系到对“分身”的阻挡。译注保留“双倍 / 分身”两义，不能只译成抽象的“双重者”，也不能只理解为涨价。这是词义分岔，不是两个不同词的同音。

返回正文

6. 缺席?

会谈时，有人打电话找拉康。拉康决定去接电话，离开诊室时对分析者说：

——我不在，也别让这妨碍您继续会谈。

7. 您好

分析者每天有五六次会谈。第四次时，拉康似乎十分惊讶竟在那里看到他，说：

——啊！您好，亲爱的。

8. 热咖啡

两人都在拉康那里做分析。他们彼此认识，经常来往，有时会在里尔街五号附近的一家咖啡馆碰面。那天正是如此。

一人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很久，耐心地……等着。另一人刚从拉康那里出来，还得回去进行当天的第二次会谈。他们聊着天。

某一刻，第二人叫来服务员，要了一杯咖啡。随后，他顾不上这杯饮料，决定立即去做第二次会谈。很快，他回来了，喝了咖啡。还是热的。[注1]

[注1] 传闻。

9. 结婚

他可是花了很久才拿定主意！

好几个月来，他一直向拉康讲述自己对 XXX 的爱情，讲她，讲两人的关系、共同生活及其种种变故。他把一切都好好分析过了：为什么选择她，她的名字指向什么……等等，等等。现在终于定下来了：他决定和她结婚。

他来到会谈，宣布：

——我下星期结婚。

拉康：

——和谁？[注1]

> [注1] 以为自己知道拉康知道时，他会假定些什么！

10. 关上它

七月底，场景发生在拉康诊室入口处。一位女分析者讲述了此事；她坐在书房里等候接待，“全都听见了”（动静和画外的声音）。诊室的门打开，传来拉康与一位分析者的脚步声。后者又说了一遍，从语气中听得出这个“又”：九月份他不会再来会谈，所以从这一刻起，他的分析已经结束。

当然，很难看出无意识怎么能按照大学学年的节奏来安排自己。不管怎样，拉康回答：

——好吧，九月回来，我们把这事收尾。[注1][译注1]

> [注1] 这样就把他的嘴关上了……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10-0003。 对应标题 **ciérrela** ['sjere la]（连写读作 ['sjerela]）。这是 cerrar 的礼貌称呼 usted 肯定祈使式 cierre，加后置阴性宾语代词 la；la 可指原注明确点出的 boca（嘴）。“我们把这事收尾”的 **cerremos** [se'remos] 则是第一人称复数的劝令形式。标题的“关上它”、正文的“结束”、原注的“封住嘴”在同一动词词族中相接，中文不能用一个“关”自然保留全部关系。这些是西语词形，不是已经核定的法语原句。

返回正文

11. 中了圈套

让・博弗雷是法国海德格尔思想最重要的代言人。他对分析家的沉默感到恼火，决定给他设一个圈套：

——两三天前，他对拉康说，我到弗赖堡的海德格尔那里，他跟我谈起了您。

——他说了什么？拉康立即问道。

圈套奏效了。[注1]

> [注1] 按照拉康的说法，这样的圈套之所以有效，是由于自恋结构本身。

12. 愤怒与温柔

他愤怒地说：

——您也许以为，我没您那么聪明？

拉康叹了一口仿佛世界末日般的气，然后以令人卸下防备的温柔对他说：

——谁跟您说相反的话了？

13. 我们开始吧

他最好的朋友名叫“胡安”，正在拉康那里做分析。有一天，他终于也决定去见拉康。他打电话约好了时间，因此报了名字和姓氏，却报得不全。他自然而然地说出自己平时最常用的姓，漏掉了另一个；这个姓——分析中不断让我们惊讶的奇妙巧合之一——正是“德胡安”（de Juan）。

第一次约谈的时刻到了。

拉康：

您就是 XXX（他的名字）XXX（他的第一个姓）德胡安吗？

他忍不住笑了。显然，拉康得知那个他没有说出来的“德胡安”，恰恰是……从胡安那里（de Juan）。[译注1]

拉康一眼看到他的微笑，答道：

——好！那么，我们会很合得来！[注1]

> [注1] 知识中的洞：要知道，我知道。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13-0003。 对应 **de Juan** [de 'xwan]。在西语中它可以作为姓氏整体，也可以按介词 de（从、由）+ 人名 Juan 来听，成为“从胡安那里”。故事将姓氏重新切成消息来源；“德胡安”音译保留姓名，却听不出这一介词关系。此处是在拆分一个名字，不能声称它就是该姓的真实词源，也不能把未见的 de Jean 当作本篇法语原文。

返回正文

14. 关于下次见面的冲突

——您什么时候再来？

——星期一……下星期一……

——那么，这个星期五来吧。

——可我最近有很多麻烦：一分钱都没有了。我没工作。我还叫 XXX 别再给我寄东西……

——好！星期五来，想办法弄到钱付给我。再见。

出去时，他意识到，这是拉康第一次对他说“再见”。

15. 咒语

以这类声明惯常带着的恼怒语气，他喊道：

——哎呀，我真蠢。

拉康回答：

——不会因为您这么说，它就不是真的了。

16. 偏执狂式认识

看见他付的会谈费，拉康对他说——这已是他实践的最后时期：

这是什么？

这次干预让他困惑……至少一直困惑到想起自己好些年前欠过拉康一笔钱：金额固然不大，也不算可以忽略。

他决定从下次会谈起把这件事解决。

他照常把钱放在拉康秘书的桌上；格洛里娅收起钱，看见那沓钞票，赶在他要出去时追上他：

——您疯了吗！这么多钱是什么意思？

——拉康知道。[注1]

> [注1] 分析者从哪里知道拉康知道？对于这关于大他者之知的知，他弄错了吗？可是，即使弄错了，他难道不也是以一种恰当的方式成为错误的受害者吗？是的；格洛里娅收下钱，恰恰确认了这一点。

17. 我知道有人会……

真意外！来会谈时，他走到里尔街五号的楼梯平台，发现地垫上明摆着一张五十法郎的钞票。

他弯腰拾起，有些不自在。不过，他已经按了门铃，格洛里娅打开门；他自然而然地把钞票递给她。她接过来说：

——哼，我知道有人会把它揣进自己口袋！[注1]

> [注1] 在格洛里娅 / 拉康这一对中，承担分析家功能的，并不总是第二个名字所指的人。

18. 饮食建议

她不断抱怨自己多出来的许多公斤，抱怨所有减肥方法都没有效果——再说，她已经不相信节食了！她知道问题出在别处，等等……等等。

可是，有一天拉康回答：

——问问格洛里娅，她知道一种吃瘦食的饮食法。

在走廊里，她碰见格洛里娅……确实……挺瘦的……；但犹豫着，没有问她任何事。

出来以后，这句话便非说不可：

——……你用这套饮食法，让我瘦，让我苦……[译注1]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18-0006。 对应 magras／amagras／amargas。按西语读法分别为 ['maɣras]、[a'maɣras]、[a'marɣas]。magras 是 magro（瘦的、低脂的）的阴性复数，配合 dietas；底本再临时造出 amagras，让人听出“使我瘦”，并将 [ɾ] 从后方移到前方，滑向 amargas（amargar 的第二人称单数：使苦、使难受）。amagras 不是应当直接正常化的常用动词。“让我瘦、让我苦”保留了语义转折，失去加音及换位的过程；这组直接可见的词形属于西语。

返回正文

19. 时机不对

1969 年，她梳着一个发式：三条辫子从头顶垂下。拉康很感兴趣：

——这是什么发式?

她相当窘迫，支支吾吾：

——是啊，这肯定意味着什么……？？？阳具的……？？？

1972 年，博罗米编结出现在研讨班的黑板上。她对自己说：

——真倒霉！

的确，现在她头发披散着，不再结成辫子。

20. 两个分析者在咖啡馆的谈话

拉康的两个分析者彼此认识。一人正在里尔街五号最近的咖啡馆等候下次约谈，忽然看见另一人出现了。看他那张灾难般的脸，准是刚刚结束了一场痛苦的会谈。他友好地邀对方同桌，关心他的状况。

对方立刻开始倾诉，宣泄自己的沮丧。接着，如他当场所说，他想回去——当然，是回到分析里去。说去就去。

第一人留在咖啡馆。不久，他看见另一人回来，心情全变了，唇边带着灿烂的笑容。这变化如此显著、如此突然，当然引起了第一人的好奇。发生了什么？而且对方似乎正求之不得，想告诉他，他便直截了当地问：

——怎么样？你跟他说了什么？

——说我觉得自己完蛋了！

——是吗？他怎么回答你？

——他说：“可您就是完蛋了呀。”[注1]

[注1] 一次象征性干预造成情感的转变。

21. “任性而为”并不等于“自我授权”

他和其他几个人坐在书房里，等拉康来叫他会谈。不过，他和所有人都不同：身边有一条大狗。这可怕的动物颤动、低吼，摆出种种架势；大家都看得出，它很容易变得凶猛。

拉康出现在门口，扫了一眼在场的人，目光停在带狗的男子身上。然后，拉康用严厉的声音低吼：

——您可真是什么都敢干！译注1

随后，男子、他的狗和拉康一起进了诊室，关上门。[注1]

> [注1] 要让言说行为与所说内容相一致，“您什么都敢干”这句话就只能当众说。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21-0003。 对应 permitirse / autorizarse。西语的反身后缀 -se 把动作转回主体：“允许自己做”不等于“给自己授权”。可作法语词汇对照的 **se permettre** [sə pɛʁmɛtʁ] 与 **s’autoriser** [sotoʁize] 也保持这一区别，此处并非另引法文原句。原注直接使用的 **énonciation** [enɔ̃sjasjɔ̃]（言说行为，名词 -tion）与 **énoncé** [enɔ̃se]（所说内容，énoncer 的分词名词化）则区分“说这句话的行动”与“说出的内容”。中文需要分别译出，不能都并成“话语”。

返回正文

22. 质问

他已经在拉康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分析。事实上，这位分析者接受“短”会谈，至少直到有一天……他声明，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联想，他需要那些时间。因此，他坚持要拉康接待得更久一些。

当然，他提出这个要求后，期待拉康客气地把他送走。比如说一句：

——好，亲爱的，明天见！

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拉康一言不发；于是这次会谈延续了异乎寻常的长时间。只是，分析者对这次不中断如此惊愕，以致在这段时间里，实际上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事情就此结束。之后的分析中，他再也没有想过要求拉康延长会谈时间。[注1]

> [注1] 这是在实在界中的一次干预，把要求推向另一边，使它显露为对别的东西的要求。

23. 关于观照

拉康亲自讲过这则分析实践中的妙语；不过，为了讲它，他得去……意大利。

这是第一次约谈。

——您好，我来找您是因为……首先，我得告诉您我的看法：您没有做出那个理论。

——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

这回答截断了他的话。不过，后面的话澄清了那项声明所包含的意图。

——……好吧……那么，我想知道您怎么看这个：如果我在您这里做分析，那么您就会有那个理论了。

拉康这才明白，对方对分析话语有他那一点小小的观照。他回答：

——的确，我就在这里等您。我们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地步（直译：处在剑与墙之间）。不过，您觉得怎样，就怎样做吧……

24. L 图式的一种善用

他在梦里看到了 L 图式。

拉康：

——在我家里。

25. 关于自我

在彻底无依无靠之中，她对拉康宣布，自己已经没有自我了。回答：

——啊！您还需要更多吗？[注1][译注1]

> [注1] 拉康拆解拉康主义。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25-0002。 对应西语 **más** [mas] 的两种管辖关系：no…más 可表示“不再”，而把 más 当数量词时则是“更多”。笑点在于听者改变了否定和数量的结合方式，不能把两次理解译成同一种否定。若作法语语法对照，ne…plus 中 plus 通常为 [ply]，数量用法则可为 [plys]，元音前还可能有 [z] 联诵；这些读法随句法和语音环境改变，并非本篇法文原句已获核定。

返回正文

26. 太贵了

不知道为什么，可事实如此：他在一个邻国做的会谈，虽预先获准作为“训练分析”，价钱却特别便宜。

他所属的团体与拉康和弗洛伊德学派有了联系，他便决定去见拉康，不过是以个人身份。

于是，他一边继续做自己的分析，一边和拉康谈了好几次。

当然，这些约谈每次的费用，都超过他原来会谈费的十倍……

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他想在拉康那里继续自己的分析。

为了中断与第一位分析家的工作，他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做让他付出的代价太大。译注1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26-0006。 对应 **costar caro** [kos'taɾ 'kaɾo]：costar 是“花费”，caro 在这一搭配中表示代价高。底本先说原分析的会谈费很低，结尾又说继续它“太贵”；后者可以包括非金钱的付出。中文“付出的代价太大”让这个落差继续可读，不能把故事改成原分析的收费本来更高。这是同一搭配的字面 / 延伸义转移。

返回正文

27. 否定便是法则

终于！他终于决定，去找拉康要求分析，而不再满足于找拉康的一名弟子，哪怕是最亲近的弟子。第一次约谈时，他说为什么刚刚与第一位分析家断绝关系，为什么应该继续，而且必须找拉康。接待热情、专注，带着微笑；最后这一点尤其让他惊讶，与第一位分析家那张始终中立、被中立化的脸形成对照。约谈结束时，拉康问：

——您打算每次会谈付多少钱？

这个问题使他十分意外。他立即想到——并马上说出——XXX（他说了名字）的情况：那人现在每次付一百法郎。他补充说，自己没有同样的收入，无论如何不能打算付这样的金额。

——好，拉康说，那么今天您付一百法郎。

就在这一刻，他知道自己刚刚亲自定下了会谈的价钱。[注1]

> [注1] 参见弗洛伊德论否定的文章：如果有人对您说：“您会以为是那个，但绝不可能是那个”，就得得出结论：就是那个。

28. 否定便是法则（2）

他已经确认，分析完全足以指引他的实践；他当然不需要督导。

——当然，拉康总结道，督导下星期开始。

29. 解分析

她向拉康讲述自己以前的治疗。他很快回答：

——您需要的是一次解分析（desanálisis）。[注1][译注1]

> [注1] 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弊害。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29-0002。 对应 **desanálisis** [desa'nalisis]。底本的形式将逆转、解除方向的前缀 des- 接到 análisis（分析）前，造出“解除已有分析”的说法。“去分析”容易在中文中被听成“去做一次分析”，所以改为“解分析”，并保留外文。原注指向精神分析心理学造成的弊害；不能据一个前缀就断言这里要取消一切分析。尚未见本篇法语原句，不把可能的法语拼写当作已核定引文。

返回正文

30. 之后的之后

书房有时也充当候诊室，当时里面有好几个人。不一会儿，他的一位朋友马丁医生进来了，看到他，坐到他身边。他们说了几句话，而房间逐渐空了，只剩下两人。拉康出现，看了看他们，请马丁医生进诊室，然后才轮到他。

刚躺到躺椅上，他就被一阵突然、意外的哭泣攫住了。他从未这样哭过，除了也许在幼小时候，可他已经不记得了。更糟的是，他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拉康给他约了第二天的时间。

的确，第二天他能够说出是怎么回事了：儿子的名字叫马丁，拉康并非不知道；所以，前一天拉康选择让他排在儿子之后进去。[注1]

> [注1] 世代次序的倒转。

31. 一次干预的辩证法

他是耶稣会士，在拉康那里做分析，属于最早一代的学生。有一天，他在会谈中说，打算退出耶稣会并结婚。拉康竭力劝阻，甚至告诉他，婚姻中的超我会比教会里的更糟。

结果呢？分析者把自己的决定付诸行动，不过，是以某种方式：直到今天，他还确信，这个决定是他独自作出的！

32. 幸福

他这样表述自己在拉康那里做分析的结果：

——我终于能够体验到，可以受伤的幸福。

33. 在这里可以看到拉康怎样定会谈价钱

他是一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临床负责人，就像既是他的老师、又是同事的拉康当年一样。他一直等到知道拉康对转移说了什么，才重新开始分析，这一次找的是拉康。

——现在，我想和您做分析。

——请我吃顿晚饭。

在巴黎一家大餐馆吃晚饭时：

——弗朗索瓦，这会让您花不少钱！

账单的确高达八千旧法郎，在当时是不容忽视的一笔钱。

几天后，他躺在拉康的躺椅上，每次会谈八千法郎。

34. 分析者是对的

在某个时候，他说清了与第一位分析家断绝关系的原因。事情是这样的：他带来一个梦，梦利用底本所称“医学 / 我的两个乳房”的“同音”。在围绕这个梦的联想中，出现了一位朋友：他读完医学后，转做医学社会学。[译注1]

尽管有文凭，他却不能把这位朋友看成医生，因为这个资格没有延伸到实际的行医实践。第一位分析家认为，在这一点上应当干预，告诉他，不能这样想，朋友确实已经获得被称为医生的权利。分析家马上又补充说，够了，是时候结束这种对“现实”的轻蔑态度了；拉康对于现实的怀疑造成了十分令人不快的影响（这位精神分析家是拉康的学生，显然，

正在和他“拉开距离”）。但分析者不肯被说服。这次会谈僵持在面对面的对立中，分析家执拗地坚持自己的论点，分析者也同样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论点。

听完这段讲述，拉康以生硬的语气作了判断：

——可是，对的是您啊。[注1]

> [注1] 拉康说他对，因为他曾认为拉康是对的。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34-0001。对应底本称为“同音”的 medicinɑ / mis dos senos。西语给出了“医学 / 我的两个乳房”两个意思，却没有保存可以直接验证的法语声音串。作为词汇对照，法语 **médecine** 通行读音 [medsin]，**mes deux seins** 为 [me dø sɛ̃]，并不严格同音；médecin(s) [medsɛ̃] 又是不同词形。没有法文原句或录音，不能确定究竟用了哪一个形式。中文保留底本的归属说法，篇末说明这一证据限制，避免把推测补成原文。TLFi：médecine、Usito：sein（法语词汇、读音）。

返回正文

35. 他在说我

他几乎确信，拉康在研讨班里谈到了自己。因此，这星期他比以往更加急切地等着下一次研讨班；可拉康在会谈中接待他时，突然问：

——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注1]

> [注1] 拉康的问题没有解决他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他为什么把它解释成解决了那个问题？

36. 精神分析、它的公众和国家

他的父亲利用一项有利于犹太人同化的法律，选用了一个明确的法国名字。在此之前，他几乎没有注意过这件事。如今，它成了分析中的议题。事情渐渐清楚了：他要在“自己的”姓氏上，加上父亲作出决定前的那个姓。从此，他要叫 X- Y 先生。

这只是一个一时的念头吗？实际上，拉康没给他时间把事情保持在这种状态。下一次弗洛伊德学派会议上，拉康主持，而他的分析者要发言；他宣布：

——好，请 XXX（他的名字）X- Y 发言。

这是这个姓第一次被当众说出来！

这件事值得加一个附言：国务委员会实际上三次驳回了改名申请，理由是，他父亲的“脱身之举”符合进步的方向，因此不宜反其道而行。寓意：国家的逻辑并不是无意识的逻辑。

37. 他怕是把自己忘了

在书房里耗了相当长的时间以后，他得出结论：拉康把他完全忘了。于是，他站起来，去敲诊室的门。

拉康的反应是：责怪他为什么不早点让自己露面。

38. 有需要的话

要是拉康没有在那个时候把他留住，分析者就已经离开诊室了。

——我给您一个电话号码；周末有需要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找到我。

——有需要的话?

——是的。如果您需要跟我说话。

分析者走到街上，手里拿着拉康塞给他的那张小纸片，立刻得出结论：

——他知道我会垮掉。

然而，这次干预带来的结果是另一种。会谈结束后，分析者在自动照相亭里给自己拍了一张照片：他与自己的形象和解了。[注1]

> [注1] 与“新鲜脑子那个人”的案例比较。克里斯的干预引发 acting-out，拉康的干预则引发越入行动（pasaje al acto）。

39. 原来是这么回事！

是的，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她对仪容的照料、对服装的关心，只有她天然的美貌可与之相比。

在拉康那里做分析时，有一天她告诉他，打算当晚去参加学派的某次会议，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次。

回答：

——我会禁止您出场。

40. 那结，那火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在巴黎往里尔的列车上试验电话通讯。他正埋头读拉康的《文集》，决定利用这项服务。他在火车上给拉康打电话：

——我正在读您的《文集》。得告诉您，我多么欣赏您文字中的马拉美式特征。

——来见我！

——好的，很乐意，可是，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八点半。

——能问问在哪里吗？

——巴黎，里尔街五号。

41. 就是这样！

一位女分析者向拉康长篇解释自己求职时遭遇的处境。她说出那份工作为什么不适合自己，为自己的论据辩解……而在整个讲述过程中，他一直说：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eso es, sé eso, eso sé, seso, ceso, cesa, cesas, saces……：就是这样 / 知道这样 / 这样知道 / 脑子 / 我停止 / 停止 / 你停止 / saces……）[译注1]

这套重复的调子没有停。

她已经出了门，还是听得见：他一直在说，够了。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41-0002。 对应原文保留的西语音链 **eso es／sé eso／eso sé／seso／ceso／cesa／cesas／saces**。按拉美西语 seseo 读法，seso（脑子）与 ceso（我停止）都是 ['seso]；cesa ['sesa]、cesas ['sesas]、临时形式 saces ['sases] 通过尾音、顺序的改变续接。eso 是指示词，sé 是 saber 的第一人称单数，ceso / cesa / cesas 属于 cesar；saces 在此不可当作正规词硬译为“够了”。末段另有旧词 **asaz** [a'sas]（足够、很多）。西班牙部分口音中 c / s 有别，这个同音也不能无条件推广。中文保留声音串及可确定的词义；未见法语原链，不另造一套法文。

返回正文

42. 这倒常常发生……

他躺下，过了片刻，说：

——我没什么可说的……

拉康觉得有趣，回答：

——是呀！这倒常常发生！明天见，亲爱的。

43. 在分析中，还是不在

他已经在拉康那里做了好几年分析，若按每周会谈次数衡量，甚至可能比有些人更多。

最后一次因暑假中断之后，他打电话来确认下次约谈的时间。

格洛里娅把电话接给拉康。他报上名字：

——我是 XXX。

——嗯，您有什么事？

——打电话是想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去继续我的分析。

——怎么，您在我这里做分析吗？[注1]

> [注1] 常去精神分析家的躺椅上，哪怕去得很勤，哪怕去了很久，并不一定就是在分析中。

44. 想象阳具

他抽着雪茄，走进拉康的诊室。得补充说，那可不是随便什么雪茄，而是著名的扭曲大卫杜夫雪茄：拉康那时常常拿着它出现，在大家眼中，它几乎成了他的标志，甚至成了拉康派的标志。

拉康抓过这件东西，一边在烟灰缸里把它按灭，一边对他说：

——给我这个……这样您会舒服些。[注1]

> [注1] 阳具作为碍事的东西。

45. 拼写错误

他写信给拉康约时间，想开始和他做分析。

不久，他收到期待的回信，还收到了一点别的东西。拉康在信里仔细说明里尔街五号诊室的具体位置，告诉他在约定的日期和时间到“前院的深处”（底本作 en el fondos del patio delantero）。他立即得出了这个拼写错误所要求的结论：这会花他不少钱。[译注1]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45-0002。 对应 **en el fondos** 的异常拼写。西语 fondo 可指底部、深处，fondos 也可指资金，但 el 与这一复数形式的搭配本身异常。法语的 **fond／fonds** 同读 [fɔ̃]：前者有底部、深处之义，后者有资金、资产等义；fonds 的末尾 s 属于这个词的拼写，并非单纯把 fond 加成复数。因而方位应仍读作“前院深处”，多出来的拼写又牵出费用。中文无法靠静默字母实现这次跳转，故保留底本词形说明。未见那封法文信，词典关系不能充当信的逐字转录。法兰西学院：fond / fonds / fonts（法语同音及区分）。

返回正文

46. 女性气质

她见拉康很有规律：每十五天一次。不过这回，她说了一件自己已经记不起的事，随后看到拉康找来一本日历，当着她的面查看。于是，他作了结论：

——好，这次您二十八天后再来。

如今披露这则轶事时，她也说明它对自己作为分析家的实践有什么影响。她说，接待患者的时间既不是正统的四十五分钟，也不是“拉康式”的按标点断开的会谈。她依据的是每个人自己带着的日历。[注1]

> [注1] 这样，拉康那天拿在手里的日历便获得了内在对象的地位，由她的每一位分析者……所持有。

47. 分析结束

他不知道——他以为自己不知道——怎样结束自己的分析。

有过好几次中断，可每一次拉康都会重新给他打电话；当然，他每次都付了缺席那些会谈的费用。

第不知道多少次重逢的会谈结束时，拉康对他说：

——那么，得算算我欠您多少钱。[注1]

> [注1] 拉康的口误：这种口误发生于分析家在应该干预的地方没有干预的时候，为的是把事情放回其应有的位置。

48. 分析结束（2）

故事发生在拉康分析实践的最后时期，万圣节前夕。

——先生，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来这里了。

——那么，就别再来了。

——我舍不得离开您！

——那么，明天再来。

——不，明天不来。

这时，出其不意的一记耳光代替了最后一句答话。

49. 带着专名的恐惧症

第一次初步约谈时，J. M. 里贝特（Ribettes）提到自己对某些动物的恐惧。拉康用如下方式点出此事：

——确实如此：您名字里的那些 bettes（野兽），没能让您笑（ri）。
译注1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49-0002。 对应人名 **Ribettes** [ʁibɛt] 的拆读。底本把它拆为 ri / bettes，分别唤起 rire（笑）的词形 ri / rit [ʁi] 与 **bêtes** [bɛt]（野兽、蠢人，bête 的复数）。bettes 和 bêtes 在拼写上并非同一个词；这里是对人名声音的重新分段，而不是 Ribettes 的真实词源分析。中文音译名字后，这两处声音关系就消失了，因此正文保留 ri / bettes，并在此说明 bêtes 的对应。

返回正文

50. 荣耀归于你

他坐在小客厅里，等拉康请他进诊室。这是头一次约谈，他对这里的习惯一无所知，尤其不知道刚才让他进来的那个人叫什么。一位来访者从诊室出来，接着拉康出现，看到他便喊：

——格洛里娅！

——荣耀归于你（Tibi gloria），他立刻回答。[注1][译注1]

> [注1] 他不知道格洛里娅是拉康秘书的名字。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变体：另一个人听见拉康喊“Gloria”，有一天答道：“在至高之处，归于上帝”（In excelsis Deo）。还有一种（究竟有多少种？），答语据说是“主，荣耀归于你”（Gloria tibi domine），这才是真正的神圣程式。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50-0003。 对应 Gloria 与礼仪回答。**gloria** 在拉丁语中是“荣耀”的阴性名词，也成为女性专名；按常见教会拉丁语读法为 ['glɔria]，法语名字 Gloria 通常为 [glɔʁja]。礼仪中的 tibi 是第二人称代词的与格“归于你”，Domine 是 Dominus（主）的呼格。底本所引 Tibi gloria 把叫秘书的名字听成了赞颂的起头；中文“荣耀归于你”保义失去专名同形的效果。不能把它说成与法语 **gloire** [glwaʁ] 严格同音。TLFi：gloire（法语词形及拉丁语来源）。

返回正文

51. 他说话了吗？

拉康接受她一句话也不说；但分析者远不愿接受反过来的情形：她要求他说话。回答：

——我说话，您受不了；我不说话，您也受不了。

52. 遗产

他有幸——不过，并不能肯定这果真算是幸运——得到了一大笔遗产；当然，分析中提到了这件事。

从那天起，拉康增加了会谈次数，分析者告诉我们，每天最多八次，而且每周好几天如此。这样，他的遗产很快从自己的口袋转移到分析家的口袋；同时，分析者逢人愿听，就讲拉康正在进行的这项操作。

他高兴极了。[注1]

> [注1] 主体 / 对象。

53. 喂，拉康?

——喂，拉康?

——当然不是。说完就挂了电话。[注1]

> [注1] 这里题为《假名字》的那则妙语的精神病版本（参见原书第84页）。

54. 分析家的指示

她对分析团体的历史一无所知。那时没钱，便去看一名在研究所接受“分析训练”的年轻精神科医生，由社会保险支付费用。心理治疗接近结束，他建议她现在开始做分析。

——我打算像朋友、同事那样，去找拉康。

——别做梦！等您进入分析，想怎么幻想都行；可不是在找分析家的时候！

他又说：

——当然，拉康很友善；您总可以去看看他，请他就选择分析家给些建议。

她刚刚明白，自己没有别的选择了；听过这些话以后，唯一可能的分析家就是拉康。[注1]

> [注1] 对她说“别做梦”，就把拉康指示为她的梦所在之处，因此，也是她的分析所在之处！

55. 加入巴黎弗洛伊德学派

她想加入弗洛伊德学派，向拉康说起此事。当晚，拉康打电话到她家。分析者的女儿接了电话。他问清具体地址，最后对小姑娘说：

——您不必说我打过电话。

此后，理所当然，小姑娘不停地对所有愿听的人讲，自己接到过拉康的电话。那么母亲呢？您会问。她始终没有加入 E.F.P.。

56. 解释

她是拉康的学生，将以弗洛伊德学派成员的身份参加关于通行的 Assises（会议），很快就要在卢泰西亚饭店举行。

在这次重要会议前的最后一次会谈里，她说出了刚刚发生的事：痔疮严重发作。

拉康的解释：

——Les assises？（座位、臀部）[注1]译注1

> [注1] 解释性的笑话（Witz）。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56-0004。 对应 **les assises** [lez‿asiz]。法语 assises 可指集会、会议；同时 assis / assise 来自 asseoir [aswaʁ]（使坐下）的过去分词，重新读出坐、座位、支撑部位的词族关系。底本以 asientos / asentaderas 明确引向座位 / 臀部，并不是说“臀部”在所有场合都是 assises 的普通词典义。中文需列两义，才能听见“大会”忽然落到“坐着所凭借的部位”上的效果。les 的 [z] 是元音前联诵；复数尾 s 不发音。TLFi：assises、asseoir（法语词形、词族及读音）。

返回正文

57. 将弑父者一军

——假设，作为记者，我想把您批得体无完肤。您知道我会怎么做吗?

分析者还没说完自己关于完美弑父的第一种构想，拉康便打断他：

——那么……连您也反对我？[注1]

> [注1] 分析者完全明白，这个问题是一项爱的要求。不过，他恰恰没有黏在这个要求上，因为他能给自己的回答——像母亲一样爱着拉康——一个地位，称之为“保镖综合征”。

58. 拉康不高兴

他是一名年轻医生，不在意分析界的争吵、争论和分裂——再说，他根本不了解这些事情。起初，他在研究所的体系（I.P.A.）里提出训练分析的要求。第一次见拉康时，他讲了这件事。

——因为我不得不在结核病疗养院待了一年，他们最后把我转给了一位从事心身分析的精神分析家。

拉康评论：

——啊，别以为我对这一切感到高兴。

59. 路虎

他总是梦见汽车，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这辆让人恼火的车以一辆路虎的形象出现。在最后这个梦里，路虎陷在泥中，推进得并不比对这个反复出现的梦的解释更远。

拉康：

——什么是路虎?

他对这个古怪问题目瞪口呆，答道：

——……？……一辆汽车……？

拉康——这回怒气冲冲地吼叫：

——什么是路虎？

没有回答。会谈结束。回家时坐上火车，他才恍然大悟：可不是吗！这是一辆全地形汽车。而他是一名民族学家。[注1][译注1]

> [注1] 难道要假定，分析者因这次干预而领会答案之前，分析家已经知道答案？即使如此，要是分析家把答案直接告诉他，后面的发展也会不同。与这里题为《解释》的“好轶事”比较。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59-0008。对应西语 **todo terreno**（全地形）对受过民族学训练者的回答。可作法语词汇对照的 **tout-terrain** [tutɛʁɛ̃]，由 tout（全、各种）+ terrain（地面、地形）组成，也使人想到民族学的 terrain（田野、实地）。中文“全地形”保留字面，听不出“去田野”的职业呼应；不能直接将它解释成某种治疗诊断。底本没有在这一处提供完整法文，所列法语只用于说明词汇关系。

返回正文

60. 读了再读

在拉康那里做分析的某个阶段，她这位专科医生决定离开原来的职业，开始作为精神分析家执业。决定付诸行动一段时间之后，她告诉分析家，当晚要去参加弗洛伊德学派的一次会议。回答：

——别再在学派出现了（ne paraissez plus）。

她非常不安。像自己这样投身分析，会不会犯了错误？会不会太早？我们不难想象，那颗分析者的脑袋里盘旋着成千上万的问题。

直到六个月后，她才明白过来。拉康那天说的是：

——别再在学派里偷懒了（ne paressez plus）。[注1]译注1

> [注1] 题为《原来是这么回事！》的那则妙语的变体。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60-0005。 对应底本直接写出的 **paraissez／paressez**，通行读音都是 [paʁɛse]，为严格同音。paraissez 是 paraître（出现）的 vous 形式，paraisse-＋-ez；paressez 是 paresser（偷懒）的 vous 形式，paress-＋-ez。相同声音可被识别为两个不同动词，改变禁令的意思。这里 ne…plus 的 plus 为 [ply]，表示“不再”，不按数量“更多”的常见读法 [plys] 来读。“别再出现 / 别再偷懒”保留语义翻转，无法保留相同声音。TLFi：paresser（法语词形、构词及读音）；另一词形由底本明确给出。

返回正文

61. 文学家，还是精神分析家?

他去见拉康，是想说自己多么欣赏他的文学家品质。拉康接待了他，与他谈话，最后收取三百法郎，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抱怨：

——您也应该付我钱，您也说了很多！

拉康坚持：

——您走时，把三百法郎的支票放在小柜子的抽屉里。如果再来，我每周接待您三次，每次付我三百法郎。算算看，每个月这要花您多少钱。

他走了，把支票留在指定的地方，然后决定旅行，去中非。[注1]

> [注1] 事后，他对自己去那个地方的决定所作的阅读，使他确认：他确确实实完全是把拉康当作精神分析家，而不是文学家，才去找他的。

62. 分析中的不适

拉康偶尔接待他，会比几乎惯常的短会谈更长。他把拉康的这些特殊干预命名为：这样做时，拉康“更新了延长带来的不适”。

63. 医学

他深深投身于拉康式精神分析，终于认为，自己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必须取得医生文凭，甚至精神科医生文凭。

开学时，他已经注册了医学一年级。他向拉康说起这个计划。

回答是：拉康立即把会谈费加倍。这样，他在经济上便无法继续那项所谓的学业。[注1]

> [注1] 在实在界中的干预。

64. 新词，还是解释?

第三次见拉康时，他受到的礼遇比前两次少；这回，他等了一阵才获接待。终于进去后，他忍不住指出拉康的迟到，拉康回答：

——我不是“应答性的”（responsivo）。[译注1]

他说，这个回答让他满腹困惑。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64-0002。 对应西语 **responsivo** [respon'siβo]：respons- 的应答词族与形容词后缀 -ivo 使人听到“应答性的”。法语词典另有 **responsif** [ʁɛspɔ̃sif]，是旧时公文语境中与答复有关的形容词；所以不能仅因它罕见，就断言原话是拉康把 responsable 混成的新词。底本的标题本来就问“新词或解释？”中文保持这个问题，既不直接改成“我不负责”，也不冒称已核定本篇的法语词形。TLFi：répondre 词族中的 responsif（法语词义、使用范围）。

返回正文

65. 仿佛没有过会谈

候诊室里有很多人。拉康确实接待了他，不过，他刚开始讲一个梦，就被打断了。拉康收了会谈费，确认第二天的约谈。

下一次会谈中，他不停地问自己，前一天的断句该怎样解释？它发生在哪个词之后？那个词应当有什么效力?

这时，拉康干预了，提醒他……嗯，您知道……当时有很多人在等，而他也已注意到时间有些紧迫……总之，那个干预没有什么特别意思，前次会谈的最后那个词并不是他想特别引起其注意的东西……

这件事十分令人惊讶，甚至难以消化，因为和那时许多人一样，他认为拉康所有的所做所说都值得记录、解释、传播。他把这番经历讲给我们，便说明了这一点。

拉康想必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否认多么难以令人相信，因为他又加上如下干预：分析者付这次会谈费时，他说他不欠这笔钱；它昨天已经付过了。

66. 假名字

一位淘气的患者决定给拉康设圈套。他用假名字打电话：

——我是胡安·佩雷斯。

——当然不是。拉康答道，随即挂断。

67. 爸爸抱怨

一位父亲来见拉康，谈儿子在拉康那里做分析的事……若相信父亲的判断，这个分析毫无进展；更糟的是，症状加重了。

拉康接待他三分钟，然后说：

——五百法郎。

——可是，我还没能告诉您……

——五百法郎。

——可是……我……

这回，拉康斩钉截铁：

——五百法郎。

父亲：

拉康转开身，不再朝着父亲：

——格洛里娅！

格洛里娅立即来了。拉康对她说：

——向这位先生收五百法郎。

然后，他转向正在书房等候的一位分析者，说：

——您，来吧。[注1]

> [注1] 不能对这位父亲说：“可您在掺和什么？又有什么权利？”因为他掺和此事时，相信自己凭的是父亲的身份。面对这种不合时宜的举动，唯一可能的分析回答是：把他送走。

68. 分娩

她的肚子很大，妊娠已近终点。在最近一个梦里，拉康大声斥责她：

——哦，您和您的俄狄浦斯情结！

梦这样继续：拉康翻着一本书，翻的是第一百一十五页或第一百零五页。

我们可以想象，她打算讲这个梦。

那天，格洛里娅照常在候诊室看到她，叫道：

——哦，您还在这里？

当晚，她生下了孩子。日期是十五日，时间是十点零五分。

69. 通过，还是失败

九月初，假期结束，但还没有开学。拉康说，接待她是额外照顾，自己还没有恢复诊务；这段时间费用因此更高。她接受了这项牺牲。但朋友嘲笑她，他们也被接待，却没有加价。她觉得自己在抱幻想：到了预定日期，拉康不会接受回到原价；这样，她便无法一年到头继续付这个价钱。开学那天，她不作说明，按原价付款。拉康没有任何反应。[注1]

> [注1] 是否要说，拉康忘了自己的干预？问题不在那里——再说，我们也无从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应从讲述故事的分析者的角度安置此事。她很难想象拉康会接受回到原价，却没有问他；若问，他只能回答“不”。她把他置于既成事实面前，不管他知道与否，便只得接受；否则，要求就会转到他这一边。操作并非没有结果：拉康的接受在事实上而非言语上否认了那种使其形象膨胀的膨胀。换言之，他有效地否认了它。

70. 索要感谢

有些人十分擅长向对话者施压，尽其所能，最明白、最粗暴、最极端执拗地，想得到一点小东西，一个表示，哪怕只是一句“谢谢”。这类非常黏人的主体，对于有充分理由不给出那项如此沉重的索求的人，即使不引起担忧，至少也造成某种不自在。

那天，拉康碰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人。会谈结束，门打开，两人刚在门槛上说了几句话；在候诊室目睹这场吵闹的人便断定，那个人给拉康送过一件礼物。什么礼物？这并不重要。

相反，重要的是这种似乎不愿退让的坚持：无论如何，必须从拉康那里得到一句话，说出礼物对收礼者产生了什么效果。

拉康以感激的语气作出如下回答，结束了无休止的索求：

——我无法告诉您，它让我有多高兴。[注1]

> [注1] 若不是逐字听取的话语文本在那里否认它，这种语气本来会满足要求。

71. 快乐

答辩时，一位拉康的分析者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分析家竟在听众中。他更惊讶，是因为知道拉康这时通常会接待一大群人。

——您来，让我非常高兴。不久后，他对拉康说。

——可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

72. 赘语

拉康和他一起进行的分析实践中，有一件事特别让他着迷：有时，会谈过程中，拉康从扶手椅上站起来，走向诊室别处。为什么这样做？在会谈的什么时刻，他会以这种神秘方式出现？

他没法回答！始终困惑，最后决定直接问拉康：

——我的会谈中，您究竟在什么时刻决定从椅子上站起来？

——恰当的时候。

说明：可惜，故事没有说，分析者问这个问题时，拉康正坐在椅子上，还是站在房间里。[注1]

> [注1] 避开应当避开的东西：分析者的一种立场，是企图从分析家的角度把握自己的分析。拉康的干预使他免去这项工作，令他十分高兴；他把自己的经历当作妙语讲述，便是证明。所以，“在恰当的时候”这个回答来得恰当。

73. 头一回听说

他是拉康的学生，已在老师那里做了多年分析。过了“恰当”的时间，一边继续自己的治疗，一边开始作为精神分析家执业。又过了一段同样恰当的时间，他觉得自己的分析结束了。

他告诉拉康，在自己说定为最后一次会谈的那一天，从躺椅上起身，宣布：

——好，我的分析结束了。

回答：

——可它还没开始。[注1]

> [注1] 问题是：分析者付诸行动、中断自己的分析之前，拉康能作出这个判断吗？

74. 与拉康的第一次会谈

她来请求拉康，想在他这里继续分析。她的分析家刚刚去世，当天安葬。

——什么时候?

——就在现在！

——您不打算去吗?

她有些犹豫，说：

——……打算。

——您有交通工具吗?

一辆旧雷诺 4L 的确停在里尔街五号附近，于是她作了肯定的回答。

这时，拉康转向格洛里娅，说：

——格洛里娅！我的外套。

于是，撂下挤满候诊室和书房的来访者，拉康坐进了她的 4L，陪她去参加前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葬礼。这便是她与拉康的第一次会谈。

75. 禁止

她告诉拉康，自己和 XXX 有一段关系。他以生硬的语气回答：

——我禁止您和他来往。

然后沉默了一阵，接着：

——您知道，他正在我这里做分析。

76. 史诗之猪

一次巴黎弗洛伊德学派大会上，两个拉康的分析者一起喝酒。其中一人有些醉，吐露了自己的秘密。

他在躺椅上向拉康讲一个梦，里面有一只豪猪（porc-épic）。围绕这个梦作了一番推想后，他总结：译注1

——起初，我以为您就是豪猪，可后来不，我不这么想。

拉康答道，开头的感叹拖成一声长叹：

——啊啊啊啊，谢天谢地！[注1]

> [注1] 上帝知道这件事。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76-0002。 对应 **porc-épic** [pɔʁkepik]（豪猪）及西语题目 puercoépico。法语可重新切成 porc（猪）+ épique [epik]（史诗的）；连接时 porc 的末尾 c 可发 [k]，使 porc épique 的拆读靠近豪猪这个词。但这只是双关式重新分段：porc-épic 的历史来源是“刺猪”词族，经意大利语 / 古法语演变，并不是“史诗的猪”的真实词源。西语 **puercoespín** [pwerkoes'pin] 与造出的 **puercoépico** [pwerko'epiko] 又有不同的词形及重音。中文“史诗猪 / 豪猪”保留拆读方向，失去法语声音重合。法兰西学院词典：porc-épic（法语读音、词源）。

返回正文

77. que……还是尾巴（queue）？

他敏锐地注意到，只要句子里包含过多的 que，拉康就会打断他的话，从而结束会谈；更确切地说，干预发生在说出第三个 que 之后。（刚读过的句子是否正是如此？）译注1

另外，那天他终于决定谈自己和金钱的关系。

——您好，医生。我想问一个问题。

——是不是……（¿Es que...；他犹豫，心里已经记下第一个 que。）

可是，这回拉康打乱了他的预期，作势结束会谈。

——不，听我说完，医生……是不是有点麻烦？……（¿es que no es molesto?...）

——麻烦的是……什么……（molesto que lo que...；哎！三个 que 已经齐了！）

然而，拉康又一次使他的预期落空，并没有在这里结束会谈。

——……我每月从 XXX 那里收到的钱，有一部分用来付分析费？（¿que lo que recibo... contribuya...?）

——是的。我什么时候再见您？

——下星期一，医生。有点麻烦吗？

——是的，当然……当然，您收到这个，完全是正当的。

——谢谢您，医生。

很久以后，转写这次会谈时，他发现自己竟向他道了谢。[注1]

[注1] 有麻烦的地方，并不一定有不正当。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77-0001。 对应反复出现的 **que**。西语 que [ke] 可作连接词、关系代词等，中文往往译散在语序里，原文计数的对象因而消失；正文保留关键问句中的西语片段，以便看出第一次及随后几个 que。题目另保留法语 **queue** [kø]（尾巴，粗俗语境也指阴茎）；法语 que 的通常弱读是 [kə]，与 queue、与西语 que 都不能无条件称为严格同音。这里需要分别看语种、句法重复和标题的性意味，不把所有 que 都机械替换成中文“的”。Usito：queue（法语词义及读音）。

返回正文

78. 什么？第一？

站在候诊室门口时，拉康通常会先花一点时间看看谁在场，再作手势邀请某人进诊室。到来的先后，并不决定受邀进去的次序，何况拉康也不完全知道到达顺序。他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不过，从分析的某个时刻起，他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拉康总让他第一个进去。怎么回事？拉康想要他怎样？他围绕这个“第一”作联想，甚至在会谈中想起，自己上学时也做过第一名。那都是在前一年留过级之后！可怎么也没用：他始终第一个进去！

事情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有一天，他甚至还没来得及坐下。刚到，就进去了，尽管有好几个人在等。

那天，会谈后经过卡鲁塞尔桥时，关键忽然来到脑中。他有两个姓，但家里习惯使用被认为更高贵的第二个姓；次序是身份证上两个姓的登记次序。他一直沿袭这种用法，从未质疑。

他决定多做一次会谈，回到拉康那里，又是第一个进去。他说出自己的发现。拉康送他出诊室时，极其罕见地伸手与他握手。原来如此！从此，他、妻子和后代都会使用那个一直被隐藏的第一个姓。从那天起，和其他人一样，他只在偶然情况下才第一个进去。[注1]

> [注1] 把偏执狂式认识带入解释。正是它，使干预成为不同于暗示的东西；假如拉康直接说“您忽视了自己的父姓”，则会成为暗示。

79. 谁是患者／耐心的人？

拉康写给一位分析者的信：

——我等您。耐心地。[注1]译注1

> [注1] “患者 / 耐心的人”存在于分析悬而未决的时间中。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79-0002。 对应 **paciente／pacientemente**。西语 paciente [pa'sjente] 既可作名词“患者”，也可作形容词“耐心的”；pacientemente [pasjente'mente] 以 -mente 构成“耐心地”。法语词汇对照 **patient** [pasjã] / **patiemment** [pasjamã] 也体现这一词族，但后者的拼写是 -emment，不是把 patient 原样接上 -ment。此处是谁在等待、谁是患者，借同一个词被重新提出。中文“患者 / 耐心的人”需要两种说法，不能只留下医学身份。法语对应为词汇说明，不冒充本篇未给出的完整原句。

返回正文

80. 谁来承担费用?

是的，拉康同意结束这个分析。不过，接受减少会谈次数，并不是没有条件:

——为了让您这边仍作同样的努力，您每周继续给我同样的金额，就像每周有三次会谈时一样。

81. 要求的漩涡

曾有一位分析者向拉康说了类似的话:

——现在提要求的已经不是我，而是您。如果您到我家来，我就同意继续。

——同意。

而且做到了。[注1]

> [注1] 精神分析家并没有被钉在扶手椅上。

82. 候诊室

他像节拍器一样规律地来会谈，看起来已有自己的习惯，在拉康的候诊室里总是不动声色。

她刚开始不久，有时跑着赶到，有时又早到……

拉康走进候诊室，看着那个男人，以足以把天花板上的吊灯震落的洪亮声音吼道：

——这还要持续很久吗?

她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直译：让大地吞掉她）。

拉康看见她，以极温柔的声音说：

——来吧，最亲爱的……

83. 拐杖（la canne）被偷了

拉康的一位分析者在里尔街附近的古董店偷了一根拐杖。拉康得知此事后作了干预，“la canne”便归还了。[译注1]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83-0001。 对应题目直接保留的 **la canne** [la kan]（拐杖）与 **Lacan** [la kā]。前者为阴性冠词 la + 名词 canne；后者是一个姓。它们开头相近，却不是严格同音：canne 的 [a] 是口元音且带 [n]，Lacan 的 [ā] 是鼻元音而没有独立末尾 [n]。中文“拐杖”与“拉康”不能留下这个声音呼应。姓名的拆读是文字游戏，不能当作其真实构词来源。TLFi：canne（法语词义、读音）。

返回正文

84. 研讨班的一次课，分析的一次会谈

那天，拉康请一位大学名教授在研讨班发言。他尽了自己的职责，无可争辩地展示塞林的方法和结论多么不妥，尤其那些结论多么错误。然而，弗洛伊德在最后关于摩西的著作里，正是依据了塞林。拉康说了几句话，研讨班结束。

他只来得及啃几口三明治，就已躺在拉康的躺椅上。有些犹豫，他开口：

——越听卡科（那位教授）说，我越觉得，依据塞林，掌握真理的倒是弗洛伊德。

——完全正确！

85. 喘不过气

会谈和督导以难以承受的节奏增加。她已没有钱，不能再接受这一切；她要反抗，而且要把话说出来。她躺下，强有力地开始会谈：

——您把我逼得受不了了……

拉康俯向她，神情迷人，以假声说：

——是呀！

很久很久以后，她讲起此事，仍然喜不自胜。[注1]

[注1] 癔症化。

86. 做梦算数

分析者：

——我梦见……

拉康打断：

——非常好，亲爱的，明天见。

87. 自杀

他在会谈中讲，自己的朋友 X 是精神分析家，而且正是由于这位朋友，他才在拉康那里做分析；朋友刚刚自杀。拉康继续把不同颜色的绳子打结、解开，似乎无动于衷。分析者爆发了：

——对您的影响就只有这样吗？

——您还想让他做什么呢？

88. 转写

由于医院的职位使她配有一位秘书，她便把拉康研讨班的录音带给秘书，打成文字。到拉康那里会谈时，她多次注意到，他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他不断要打印好的稿纸，或者问工作进展如何。

有一天，会谈时，他突然问：

——那么……刘易斯·卡罗尔怎么样了？

她无法立即想象，这个问题与自己刚说的话有什么关系，因而目瞪口呆。

后来，她才想起，拉康在上一次研讨班里谈到了爱丽丝。

她赶忙翻看交给拉康的那份转写稿的副本。秘书在谈爱丽丝的段落里，造出了一个古怪的怪物，写作“un petit d'un petit”。[译注1]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88-0005。 对应 **un petit d'un petit** [œ̃ pəti dœ̃ pəti]。它字面上由 un（一个）＋名词化的 petit（小家伙）＋de 在元音前缩为 d'＋un petit 组成，却是对英语 **Humpty Dumpty** [ˌhʌmpti 'dʌmpti] 的转录误读；不同语言的这两串声音接近，并非严格同音。中文若只译成“小家伙的小家伙”，会把一个误听出来的名字制造成理论命题。Arnoux 的原始转录研究明确讨论了这次误写；这可支持姓名关系，不能代替对本书法文初版的逐字核对。Danièle Arnoux：Sobre la transcripción（西班牙语译文，第88页）。

返回正文

89. 心动不安

她会屈服于一段爱情关系的魅力吗？她向拉康解释自己的不安：诱惑她的人是孩子们的儿科医生。她说，自己远非无动于衷……拉康的回答使她换了儿科医生：

——您没有任何理由和一个令您困扰的人来往。

90. 多余的一个词

刚在拉康的躺椅上躺下，他便宣布：

——最后……

——好，亲爱的，我什么时候再见您？

91. 预知

某次医学考试前夕，他在会谈中对拉康说：

——哦，真是个夜晚！

也许，他以颇为夸张的方式说起自己整夜学习，或者因考试担心而失眠。不管怎样，拉康立刻答道：

——白血病？

他决定拼命学习“白血病”这个专题。[译注1]

第二天，在考场里，担心……结果，不是！抽到的题目不是白血病。不过，很快发现出了错：他得去另一间教室接受提问。在那里，奇事发生了……要求他回答白血病！

他答得出色。离开考场，去会谈。可以理解，谈的只能是刚才这番经历。讲述本身带着一个难以置信的问题：拉康怎么会知道？回答：

——纯粹是逻辑问题。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91-0003。 对应“那一夜 / 白血病”的听觉跳转。西语底本保存了对话的意义，未给出足以核定误听机制的法语词形。法语“白血病” leucémie 通常读作 [løsemi]；仅凭这个词，不能补出另一句“那一夜”的法文再宣称它们同音。本次因此保留中文对话，并将法语声音链列为待核。没有可确认的另一端词形，便不能负责任地给出其构词或音标；这种证据缺失本身也应在篇末留下，不能用猜测填满。

返回正文

92. 那么现在呢?

针对某个案例，她问拉康，能否像很多年前谈另一个案例时那样，使用“分身”这个词。译注1

回答：

——那时，您不可能弄错。[注1]

> [注1] 这一次，她向拉康问了。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92-0001。 对应西语 **doble** ['doβle] 在本篇的名词用法“分身、替身”。形容词 doble 也可表示双倍，但这篇并无第5则的收费翻倍机制；两篇不能仅因同一个词就套用同一个解释。中文“分身”保留此篇所问的对象，“双重者”会把普通词义抽象化。本注说明底本的词义选择，并不把“分身”另升格为一个未在这篇建立的诊断。

返回正文

93. 禅分析

在拉康的倡议下，分析会谈和督导不断增加，很快就达到每天一次分析加一次督导的成绩。

一切顺利，直到他算了算账。不，他实在不能这样继续！于是，他终于迈过了向分析家说出的话：分析可以，继续；但是督导，经济上负担不起了。下一次督导的时间到了，他已经决定拒绝。这时他才发现，拉康不肯接受这种交易；由于他坚持决定，得到的回答是胸口挨了一拳，伴

着一句含混却仍听得清的“十足的蠢货”。回家后，他接到拉康电话，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亲切的拉康。拉康让他下次来，说这个，说那个……总之，给他转接格洛里娅，好安排这一切。

第二天，先分析，后督导。再一天，分析。到了督导时间，他再次拒绝，同时告诉拉康，如果敢对他动手，他就把整个诊室砸掉！就在刚才，他决定，对自己而言，分析和督导都结束了。可是，走到楼梯下，又走到楼门的小院，他没料到，分析家的诊室窗户会突然打开，拉康探出身来，一边向他扔下一盆花，一边喊：译注1

——……十足的蠢货……十足的蠢货。[注1]

> [注1] 用鲜花来说。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93-0003。 对应西语 **Dígalo con flores** ['diɣalo koɱ 'floɾes]（用鲜花来说吧）。Dígalo 是 decir 的 usted 肯定祈使式 diga + 后置宾语代词 lo；“用鲜花表达”原可听作示好或爱情的套语，故事却让它落到花盆的另一种使用上。中文“用鲜花来说”保留字面，但熟悉套语的人才能立即听出这一反转。法语常见对应 Dites-le avec des fleurs [dit lə avɛk de flœʁ] 可用于词汇对照，不能据此断言本篇法文原句必然逐字如此。

返回正文

第2部分

示病

94. 尽管如此

示病即将结束。

拉康：

——好，我们试着和……看看……

女患者：

——XXX（她的医生的名字）。

拉康：

——和这个这么好地照顾着您的　XXX，您毕竟还是应该完全信任他；我们和他谈谈。[注1]

> [注1] 一个把她照顾得太好的医生？

95. 对一位跨性别者

——听着，老兄，您下巴上毕竟有胡子，对这件事，您无能为力。[注1]

> [注1] 暗示？是的，当然。这种暗示试图把对话者带向自己的无能。参见拉康对无能的定义：一个“不”的能力（un poder no）。

96. 有所警醒

拉康送别刚刚参加示病的女患者：

——再见，小姑娘。您会找到……只是，您已经有所警醒：在某些时刻，您可能会把截然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直译：把体操和氧化镁混淆）。译注1

——是的，当然。[注1]

> [注1] 参见1967年10月的《提案》，其中“有所警醒”的欲望是用来安置精神分析家位置的特征。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096-0002。 对应 **confundir la gimnasia con la magnesia**：gimnasia [xim 'nasja] 是体操，magnesia [maɣ'nesja] 是氧化镁；两个名词近音而不同音。西语把“不相干的事物混淆”压进这一习语；gimnasia 的 -nasia 与 magnesia 的 -nesia 尾段相近，并非同词根派生。中文并列义译与直译，既让警示的意思可读，也保留原来的荒诞搭配。将“可能会”译为能力意义的“能够”，则会让提醒变成夸示能力。底本没有给出本篇法语习语，不能将一条可能的法语等义表达补作原话。

返回正文

97. 鼓励

女患者：

——我爱我的女儿。

拉康：

——是的，当然！……我说“当然”，是为了鼓励您向我说这件事。[注1]

> [注1] 部分的鼓励。

98. 指令

一次示病刚开始，就向一位患者作出这样的指令：

——我让您说话。试着说出真理。这件事没有希望；人从来无法说出真理。不过，如果您努力一下，事情也不会变得更糟。[注1]

> [注1] 与基本规则比较。真理在这里露出了鼻尖；不过，是以较弱的调子。

99. 罪感

患者出去以后，拉康与就这个案例向他请教的医生开始讨论。

女患者正在办离婚，医生见过丈夫，给出自己的看法：

——他感到很有罪。他把所有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他接受了律师提出的一切。

拉康：

——他感到很有罪……就是说，他已经决定去别处了。[注1]

> [注1] 罪感是被逃避的东西。

100. 治愈

患者：

——我是一个“psikotia”（精神病？）的病例吗？因为我……我已经意识到了。译注1

拉康：

——您显然是个幸福的人。

接着，患者离开房间以后：

——他是个幸福的人，已经治好了。我觉得，他以为自己治好了。

在我看来，这个想法最危险。[注1]

> [注1] 在“它”已经治好了的地方，“我”应当到来。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00-0002。 对应异常词形 **psikotia**。按底本拼写作西语字面读法可记为 [psi'kotja]，这不是录音的重建，也不能断言是规范诊断术语。常用西语 psicosis 具有不同词形；将 psikotia 静默改成“精神病”会抹去这处说话形式，故保留并以问号标出语义拟读。作者原注又改写“我 / 它 / 到来”的格言：Yo debo advenir allí donde eso estaba curado；译文须保留 eso 与 yo 的位置关系，而不能把它变成“去找一个被治好的人”。未见法语原句，本注不替作者修成另一种外文。

返回正文

101. 知识的界限

有个问题让这位患者十分困扰，而且已经困扰了很久：思想是如何从神经元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他这样问。

拉康回答：

——可是，您知道，在这件事上，我们知道的并不比您多。[注1]

> [注1] 再加上这一言说所蕴含的知识：我们知道，您知道，在这件事上，我们知道得并不更多。知识中有一个洞。

102. 齿轮传动

患者讲述他的一次性关系经历：

——那是非做不可的。我在她的怀里；她在我的怀里。那是一套齿轮传动，人不得不把自己押进去。我不能拒绝她，于是我进行到了最后。[译注1]

这时，拉康抛出了这个问题：

——是谁让齿轮转起来的？是她，还是您？[注1]

> [注1] 不存在性关系，也不存在“双人舞”的舞步（pas de deux）。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02-0002。 对应 **pas de deux** [pa də dø]。法语 pas 是“步、舞步”的名词，同音的否定词 pas 也读 [pa]；de deux 是“两人的”，所以 pas de deux 是双人舞 / 双人舞步。原注把“步”和舞蹈名称叠在一起。中文需要另说“舞步”，无法同时靠 pas 听出否定与迈步的可能性；不过本篇出现的搭配不能仅凭同音就被改译成一个完整的否定句。这里是底本直接给出的法语词组及其词义关系。

返回正文

103. 很简单

这话是对一位患者说的；他声称，客人们能够听见他针对他们冒出来的坏念头：

——您总得多少意识到，如果您认为别人认为您在往坏处想，也许那只是因为您自己在往坏处想。[注1][译注1]

> [注1] 这里用了虚拟式 pensase：绕开了直接说直陈式 piensa 所会构成的粗鲁。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03-0002。 对应西语 **pensase** [pen'sase] 与 **piensa** ['pjensa]。前者是 pensar 的未完成过去时虚拟式第一 / 第三人称单数，含 -ase；后者是直陈式现在时第三人称单数，词干有 e→ie 变化。原注强调虚拟式避免直接断言带来的粗鲁；它不单凭词形表达中文将来时“会”。译文用“也许……在往坏处想”保留假设，不能把假设改成确定的未来行为。这一词形由西语底本明确给出，不再补造未见的法语虚拟式原句。

返回正文

104. 令人震惊

他是个年轻的拉丁美洲精神科医生，如今身在巴黎；他认为，巴黎是现代精神病学最有决定意义的几个中心之一。他在其中的圣地——圣安娜医院工作。他就是在那里得知，有个叫雅克・拉康的人近日要来做一次示病。他问能否旁听，得到肯定的答复。

他十分愤慨——这个词用得恰如其分——因为在整场示病过程中，拉康不停地打哈欠。

再补充一点，示病结束时发生的事也不会缓和他的恼怒、缓和占据了他的那种震惊：拉康竟然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房间。[注1]

> [注1] 除了拉康显而易见的举止，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今天把当年足以令他震惊的事，当作一则妙事来讲述。在阅读这一事件时转到了另一边，这说明：妙语只对某种听众才是妙语。

105. 精神分裂症患者

1977年3月11日，拉康被引向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这是极其罕见的事。事情以如下奇特的方式发生。

患者：

——……可是，必须把一切都包括进去。我也是动物……处在过渡中……完全不怕死。错误并不来自我们。如果我的古鲁是假的，不，不可能是假的，我相信他。

拉康：

——为什么这个“我相信”对您如此重要？您的“我相信”用来表达“我”。您的“我相信”用来补偿药物作用；它承担了药物作用的全部重量。

随后，患者又回答了几句，离开之后：

——我相信，他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注1][注2]

> [注1] 着重由 E. P. 所加；他就是这样从这段“小故事”中读出了“好逸事”。

> [注2] 笑话：一闪之间，人以为拉康的“我相信”与患者的“我相信”是同一个。

106. 温柔的妈妈

拉康：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女患者：

——温柔。

拉康：

——也就是说，充满了各种意图……

女患者：

——……却无法实现。确实如此。

拉康：

——也就是说，是个像您这样的人。[注1]

> [注1] 利用“被打断的句子”来做文章（参见《精神病》研讨班）。让对方打断自己，使拉康能够以一个断言收尾；如果不是以这种方式产生，这个断言就会显得冒失。

107. 催眠

拉康：

——总而言之，您所发现的是，催眠术是存在的。

患者：

——它当然存在！我来向您解释那是什么。当一个孩子受到父亲的不良教育，处在父亲以及父亲朋友们的影响之下时，催眠就发生了。催眠术，就是把父亲的所有蠢事重演一遍。这就是催眠，就是影响。何况，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也谈到过。

拉康：

——是的，就是这个。[注1]

> [注1] 拉康式的定义。

108. 推荐分析家

患者离开后，讨论开始了。提到癔症的诊断，就引出了是否适合接受分析的问题。

这时，房间里传来一个声音：

——可是，该推荐谁给他呢？

拉康伸出手臂，大幅度地指向听众，微笑着说：

——精神分析家，成堆成堆的，随叫随到（à lapel：两个表达的语音写法；à la pelle——一铲一铲地，成堆成堆地；à l'appel——响应呼唤）。译注1

他当即指定了一位。[注1]

> [注1] 是 à la pelle（成堆成堆），还是 à l'appel（响应呼唤）？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08-0005。 对应底本直接给出的 **à la pelle／à l'appel**，通常连读都为 [a la pɛl]。前者由 à + la + pelle（铲子）组成，惯用为“大量地、成堆地”；后者是 à + 在元音前缩略的冠词 l' + appel（召唤、点名）。声音不变，词的边界从 la / pelle 换成 l' / appel。中文能说明“大量 / 在召唤中”两义，却不能保留这次词界移动。底本另写的 àlapel 是拟音拼写，不是国际音标，不应把它直接放入 IPA 括号冒称规范标音。

返回正文

109. 拉康与他自己不同

一位多少跟得上潮流的女患者说：

——不管怎样，雅克·拉康或者随便别的什么人……这无所谓。

拉康：

——都一样。[注1]

> [注1] 重新表述说出了另一件事：它让这一等同发挥作用。

110. 入选者会原谅

示病的听众是如何确定的？什么特征把入选者区分了出来？

在生命的晚年，他回答道：

——参加的是能够原谅我的那些人。

111. 被夺走的丈夫

女患者：

——不该去想那个夺走了自己丈夫的人。

拉康：

——他是在什么意义上被夺走了？他没有被夺走！丈夫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偷走的。他没被夺走，她又不能让他把她想要的事情全做了！

女患者：

——是她用了这个词：她夺走的是那个男人，不是丈夫。就是这样，我记得这句话。[注1]

> [注1] 被夺走的那个（男人），并不是本该夺走的那个（丈夫）。拉康的介入把“被夺走的丈夫”带到了另一个领域：从想象的领域——在那里，这个说法充当另一个女人形象中的一个特征——带到象征的领域；在那里，它作为谈话对象说出的一个词而起作用。

112. 丈夫与妻子

对一位说丈夫与自己从事同一种职业的女人，他说：

——不过，总不至于还在同一家企业吧，嗯？[注1]

> [注1] 关于伴侣。

113. 寓意

一次示病的结论：

——是精神病者，就是以为自己是一种神经症。

114. 被强加的话语

对1976年2月13日示病中的患者：

——您把什么称作话语，把它叫作“被强加的话语”？

随后，四天之后，在研讨班上：

——我们怎么会没有全都感到，我们所依赖的话语，以某种方式，是被强加给我们的呢？[注1]

> [注1] 一个自我指涉的表述：它是对自己所陈述的法则的一次应用。

115. 把事情说清楚

拉康：

——您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这样一种印象：这个离婚要求，是受到……的启发？

女患者：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拉康：

——……受到其他某个人的启发？

女患者：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拉康：

——那就把事情说清楚。

116. 谁会说出来?

女患者:

——那个声音并不是一个与我陌生的声音;我有种听见自己的感觉,它在我身后,与我一样高。

拉康:

——您有听见自己的感觉,您的意思是,它在说话?

女患者:

——是的。

拉康:

——它怎么说话?它不让您出一点声吗?

女患者:

——是的……好像它阻止我说话……我不知道怎么说……

拉康:

——试一试。如果您不说,谁会说出来?[注1]

> [注1] 拉康把她当作她自身经验不可替代的见证者,向她说话。

117. 您知道?

患者:

——如今我是我自己，je sais ce que j'aime et ce que je n'aime pas（我知道我爱什么、喜欢什么，以及不喜欢什么）。

拉康（惊讶地）:

——您知道这个？[注1]

> [注1] 不相信他，并让他知道这一点。

118. 微笑

一位感到好奇、甚至有点震惊的女患者:

——您为什么微笑?

拉康:

——我没有理由不微笑。[注1]

> [注1] 没有任何共谋。

119. 心灵感应

拉康询问一位自称“心灵感应发送者”的患者：他如何知道对方接收到了？

——比如说，我，我接收到了吗？

——我想没有。

——没有？

——没有。

这种失败显然不合拉康的意；它让他不舒服，甚至也许使他有些恼怒。他当场说出了自己不满意的理由，而且是对他的谈话对象本人说的：

——是啊，因为一切都说明，我被自己向您提出的问题缠住了。[注1]

[注1] 失败。

120. 拓扑学……还是几何学？

很久以来，拉康一直以拓扑书写为支撑。这里并不是说明这种拓扑编码在哪些方面适宜的地方，尤其不是说明它与几何学相区别而具有的适宜性；也不是展开论述这一差异性的支撑如何在博罗米结的拓扑学中变得更加突出的地方。[译注1]

正是在这个博罗米结的时期，一次示病中谈到了圆——当然，是由患者引出的。事实上，他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孤独的圆的孤独中心；这并不妨碍他同时说，自己并不钝。

拉康抓住这个矛盾向他发难：

——圆是有限界的。

患者回答：

——您是用几何学的术语来思考的。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20-0001。 对应西语 **obtuso** [op'tuso]，既可形容人迟钝，也指几何学中的钝角。作法语词汇对照，**obtus** [ɔpty] 也具有这两类用法；阳性形容词词尾 s 通常不发音。中文“钝”保留了人的迟钝 / 钝角的共同字，却不能留下外文的同一个词形。笑点借几何学的角度评价人的理解；不能据此把拓扑中的圆当作真的带有一个钝角。所列法语是词汇对应，未作为本篇法语原句引用。

返回正文

121. 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大约1976年，弗洛伊德学派的一个卡特尔小组研究示病；成员们旁听示病，研究转录稿，讨论每个病例。

那一次涉及一种妄想痴呆型的宇宙论妄想。在示病时，负责该病例的医院医生曾指出，他手里有这个患者写的一份重要材料。

——我很愿意，拉康当时说，读读这一切。

讨论这次示病的卡特尔小组开会时，拉康破例到场，医生便借机把那份材料递给他。讨论开始之后，拉康翻阅着那本笔记，好像在这儿那儿读上几句。然后，他做出把本子递还的动作，说：

——嗯，是的，这是个像我这样的人，他是个独断论者。

第3部分

督导实践

122. 一个“再”字一百法郎

她的一个朋友正在跟拉康做督导，于是她也决定去。拉康接受了。她付一百法郎；在那个时候，对她而言，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在一次督导会谈中，拉康对她说：

——那就读一读《论一个先决问题》吧。

这句介入令她惊讶，以至于她把它讲给了朋友。他付的是两百法郎。而拉康对他说过：

——那就再读一读《论一个先决问题》吧。[译注1]

两人共同的结论：那个“再”字值一百法郎。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22-0005。 对应“读 / 再读”。法语 **lire** [liʁ] 与 **relire** [ʁəliʁ] 由重复方向的前缀 re- 区分；vous 祈使式则为 **lisez** [lize] / **relisez** [ʁəlize]。底本的西语 Lea ['lea] / Relea [re'lea] 也保留了再加 re- 的词形关系。中文“再读”能保存重复的意思，却不再是同一动词只多出一个前缀的声音变化。此处法语用于解释读 / 重读词族，未冒称完整法文原句已见。Usito：relire（法语构词、变位及读音）。

返回正文

123. 一辈子

在拉康处做督导时，他权衡着一个问题：要不要接受一个精神病者来做分析。回答：

——您可以做，不过要知道，这会占用您的一生。

124. 钞票与吻手礼

他跟拉康做分析。她，他的妻子，则跟一个当时被视为拉康忠实弟子的分析家做分析。在分析的某个阶段，她决定开始督导，并选择了拉康。

做过若干次督导会谈之后——故事没有说明次数——她决定中断督导，理由在故事中也没有交代。她把这件事告诉拉康，并以不再去会谈的行动兑现了自己的话。但拉康并不这样理解。他纠缠着丈夫，把他当作信使；他恳切地请丈夫告诉妻子，他正等着她按时来赴在他看来依然有效的下一次约会。

事情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缺席”的督导次数由此不断增加，妻子“欠”拉康的钱也不断增加。她说，那是一大叠“大钞”。面对拉康经由丈夫传来的坚持，她决定去向拉康确认，自己要中断督导。她未雨绸缪，把那些钞票准备好了。

但是，事情并未完全按照她所预想的发生。拉康在候诊室看见她，便走到她面前，公开地向她致以……吻手礼。[注1]

[注1] 这个吻手礼令她措手不及（直译：使她站得不稳）。

125. 脱离

他提到一位分析者的梦；在其他元素之外，梦里有一架起飞（décolle）的飞机，也涉及视觉。拉康问他：

——在您周围，谁有视网膜脱离（décollement）？ 译注1

几天之后，惊愕才发生：他想到，在他自己的周围，确实有人患有视网膜脱离。[注1]

> [注1] 督导的结构性歧义，转换词的失灵。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25-0002。 对应法语 **décolle** [dekɔl] / **décollement** [dekɔlmã]。décolle 属于 décoller：逆转方向的 dé- + coller（粘住）的词族，可说飞机起飞、物体脱离；décollement 则加名词后缀 -ment，眼科搭配中指视网膜脱离。中文“起飞 / 脱离”保留词义，失去相同词根。题目 **schifters** 是底本拼写，通常对应英语 shifters：所指随说话者或情境改变的指示表达；这里“您周围”如何定位才是问题。不能因为词根相同，就把两种脱离都解释成眼病。

返回正文

126. 您说的是“这是假的”？

他选了一位拉康最著名的学生来做精神分析家，后来终于又向拉康本人要求督导，虽然并非没有犹豫。

他总是精心准备督导，把将要呈现的材料重新整理好，并安排好自己对病例的解释。拉康始终一言不发。

然而，有一天，在他离开的时候，拉康走向他，针对刚刚听到的东西说：

——C'est fou!（这真疯！）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到门口时，他忍不住又回过身，问拉康：

——抱歉，先生，您刚才确实说的是“C'est faux”？（这是假的。）译注1

后记：他继续到拉康那里去；不过，从那天开始，他去做的已经不再是督导，而是分析。[注1]

> [注1] 一次听觉失误，而且具有重要性……以及后果。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26-0005。对应底本直接写出的“疯了 / 错了”。法语 fou [fu]（疯的）与 faux [fo]（假的、错的）并不严格同音，区别是 [u] / [o]；C’est fou／C’est faux 分别为 [sɛ fu] / [sɛ fo]。底本的“听觉失误”讲的是听者识别成另一个词，不能把它当作说话者已被证实的口误。中文将两个意义分开了，声音接近便消失；这些法语词形由底本明确列出；没有现场录音，不能进一步确定当时是发音偏差还是听者的词汇识别偏差。

返回正文

127. 会谈中睡着

关于会谈标点问题的一种变奏

那天，康拉德・施泰因向拉康谈起自己一位会在躺椅上睡着的女患者。施泰因作证说，拉康表现得非常惊讶：他竟然不知道这种事也会发生！[注1]

> [注1] 那么，这种“在会谈中睡着”，就是以契约固定会谈时长的症状性产物。

128. 压轴的荣冠

在他看来，跟拉康做督导就像是为一段经营得当的分析家生涯加上荣冠。他的分析令双方都十分满意；他还跟学派这个或那个名人做过出色的督导……一句话，只差大师的认可了。

他与拉康的会谈确实定期举行。拉康虽然待人友善、态度和蔼，却不大说什么。

有一次，他打算谈谈一个自己收来做分析的所谓“心身”病例。围绕这个病例做了几次会谈之后，他看见拉康递给他一封信；那是写给照看其患者的全科医生的！拉康在信中说，他的弟子 XXX 医生定期向他谈起对 ZZZ 女士的治疗，却没有以合适的方式做这件事！一方面被称作“弟子”，另一方面自己的工作却受到否定。这太多了……又太少了。[译注1]

他就在此中断了督导。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28-0003。 对应 **no lo hacía** [no lo a'sia]。no 是否定，lo 是中性 / 阳性宾语代词，hacía 是 hacer 的未完成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这里 lo 的指向需要由上下文补足：可能指进行治疗，也可能指前述报告行为；若只译“谈得不合适”，便在中文中提前锁死了指向。“没有以合适的方式做这件事”保留底本的代词开放性，篇内关于工作受否定的反应仍然可读。没有足够的法文证据，本次不替它消除歧义。

返回正文

129. 她与他

他向拉康讲述一件在自己看来十分不同寻常的事：在同一夜里，他的女患者与他做了完全一样的梦！

回答：

——当然，不过，做梦的是她。

130. 当场抓到睡着

他正在做督导，讲述着……天知道什么。某个时刻，他看看拉康，发现拉康睡着了。于是决定不再说话。

这种不寻常的沉默持续了片刻，拉康醒来，然后睁着一只眼睛，考虑到当时的情形，以格外命令式的口气说道：

——继续！[注1]

> [注1] 是的，当然，可是……继续什么？继续把他哄睡？

131. 开衩裙

无论是去拜访还是去做督导，所有人到了拉康那里，都坐在一把很低的小椅子上。它低到这样一种程度：腿只要稍微折起来，膝盖就会明显地高出臀部。

这次督导，她穿着一条开衩相当大胆的裙子。正如不可避免的那样，一坐下来，她就呈现出一种景观，超过了当时习惯所能毫无问题地接受的尺度。

——多么漂亮的裙子！拉康评论道。[注1]

> [注1] 诱惑得到了认可：我们谈点别的吧。

132. 分析的结束

一位分析者引发了他过于强烈的焦虑，促使他把这件事告诉拉康。几年间，他一直提起这个病例，直到事情以下面的方式找到了解决：

督导应当立即揭示：这是一个恋物癖病例，而分析家仅仅由于分析情境本身，就受到了患者所体验的焦虑的感染。焦虑来自分析家被置于纯粹目光的位置。

当然，分析者并未要求自己的恋物实践得到“治愈”；他只在意这种实践不要越界到自己的职业生活中，而这已经开始发生，也是他前来求诊的理由。

借助督导这根拐杖，经过一段时间，情况显著改善；改善到患者终于中断了治疗。

分析家知道，患者的治疗目标已经实现了，但是，说到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啥也没有！这不过是一次不错的心理治疗。

由此产生了某种沮丧；当他向拉康汇报治疗中断的事时，这种沮丧想必十分明显。

拉康回答：

——别为此感到震惊，这个人是不可分析的。[注1]

> [注1] 参见未刊演讲《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1953）；在那里，他说，倒错者是不可分析的。

133. 赢了！可是什么代价？

如今，他是一位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地方分会的主席。然而，我们也不能说，他已经不再到拉康那里去了。那是为了督导。

他认为，拉康给自己的时间不够。于是，他中断了督导，把要求转向巴黎精神分析协会正式认可的培训分析家　P.；在那里，四十五分钟有保证。

可他并不傻！他很快意识到，跟　P.　的四十五分钟，并不值跟　L.　的片刻。于是，他又联系了拉康。他希望重新跟拉康做督导，但有一个条件：拉康必须承诺接待他四十五分钟。拉康接受了。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分钟的确是“赢”来的，却以自己的一个朋友为代价；那位朋友的会谈紧接在他的会谈之后。

134. 喜欢

仔细想来，那身衣服——尽管是她那天早晨自己挑选的——她并不喜欢。临出门去拉康那里做督导，她望着镜子，犹豫着……好吧，不，不换了！不过，她会小心地把大衣扣严。

她确实这样做了，屁股尖坐在小沙发上，极力避免任何突然的动作。

拉康：

——您不脱大衣吗？

——不……不……不……

——您不喜欢自己的裙子？

135. 癔症

一位接受督导的人，一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精神分析家（psiquiatra-psicoanalista）（啊，这两个词之间多么漂亮的连字符！），向拉康呈现一位最近前来求诊者提供的材料。他问自己：这是一个精神病病例，还是癔症病例？最后他说：译注1

——总之，我想这不过是个癔症。

拉康回答：

——啊，因为您觉得癔症比较不严重？[注1]

[注1] 精神病学啊，当你把我们抓在手里……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35-0001。 对应 **psiquiatra-psicoanalista** [psi'kjatɾa psikoana'lista]。西语将两个职业名词用连字符连接，作者随即指着这根“漂亮的连字符”作评论；-iatra 涉及医师的词族，-ista 标出从事某一实践的人。“精神科医生兼精神分析家”只保留双重职业，抹去被评论的书写符号，故正文保留外文及连接形式。此处的连字符是叙述中的材料，不能自动解释成作者已经认可了两个职业或理论的合并。

返回正文

136. 宁可离开，不愿把话说完

他在一家很显赫的宗教机构任职，因而能够使用某个图书馆。他从那里取出一些非同寻常的珍本；拉康在督导会谈中曾对他说，自己很想查阅这些书。

有一天，拉康又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要求，他回答：

——您很清楚，先生，您可以向我要求任何东西！

随后，他付了钱，走了出去。刚到门外，他停了片刻，拍着额头：“可是，我刚才说了什么？”

他当即决定结束督导。[注1]

> [注1] 这一决裂承载着无法把句子说完的情形：“您可以向我要求任何东西……无论如何，每一次，我都会按我觉得合适的方式回答您。”

137. 对象／主体

一位接受督导的人在呈现病例之后作出的理论评论：

——我想，我是对象。

拉康：

——是的，除了您是主体这一点。[注1]

> [注1] 论作为漩涡的幻想：$\bar{S}\Diamond a$。

第4部分

精神分析运动史

138. 致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人们

一天晚上，学派的一些名人聚集在《Scilicet》负责人家里。缘由是：学派的期刊谁都不满意，已经萎靡不振。讨论陷入僵局，不会产生任何中肯的东西。

他用自己的迷你奥斯汀送拉康回家。这项小小的服务使他得到如下评论：

——我总不至于把这一切都托付给那些高师生吧！

139. 真诚的钦佩

在跟一位记者聊了十五分钟、谈话毫无章法之后，拉康以最真诚的钦佩口气，对他的谈话对象宣布：

——您的无知令我着迷。

140. 相悖的拉康

他密切关注拉康的教学，但他说，自己对拉康这个人什么也不想知道。何况，在选择分析家时，他当然没选拉康，却也没有选弗洛伊德学派的任何成员。然而，把这些不同的层面分开，并不是那么容易维持的，正如他本人所见证的那样。不过，还是让他自己说吧：

“一次在于尔姆街举行的研讨班上，我把大衣挂在讲台附近的衣帽架上。拉康进来，把自己的大衣放在我的大衣上面。研讨班结束时，拉康叫住我：

——您能劳驾把我的大衣递给我吗?

我把大衣递给他；当大衣还在我手中时，拉康向我俯过身，目光深深地投进我的眼睛，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恰好多长了一点。他带着非同寻常、与场合完全不符的强烈口气对我说：

——您可真是太好了！

在惊讶与窘迫中，我面对着在眼前敞开的诱惑深渊，摇晃了一下。这一切不过持续了片刻，因为拉康拿起大衣，就又回到他那群人那里去了。这场短暂的情景足以使拉康在我看来，并非可厌，而是根本相悖的。我来是为了听他说话，我没有任何话要对他说，也不想知道有关他这个人的任何事情。”[注1]

[注1] Antinomos：一条“反法则”，当然并非一条陌生的法则。

141. 反俄狄浦斯

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刚刚出版了《反俄狄浦斯》。后者是学派的成员。对两位作者而言，也在所有人眼中，对拉康的挑战都是显而易见的。

德勒兹与加塔利很好奇拉康会对此说些什么，可他们自己却不能去研讨班（很久以前，他们就已经不再定期参加了）。

不过，他们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让德勒兹的妻子替他们去参加接下来的几次会谈。事情确实这样办了。令人失望：拉康在那里对这本书连最轻微的暗示都没有。

142. 啼哭的婴儿

那个哭泣的婴儿，那个啼啼不休的吃奶孩子，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在实在界、象征界或想象界中的地位，是格拉诺夫与拉康决裂所依据的决定性特征。格拉诺夫曾把费伦齐的著作引入法国。在一次讨论这项重要工作的场合，拉康插话对他说：

——说到底，不管怎样，从来没有人在一次会谈中，真看见一个婴儿在躺椅上哇哇啼哭。

143. 克莱因瓶

他嗜酒的名声尚未传到公众那里；可是，亲近他的人和许多同事都知道。虽然是拉康的学生，他却将在1967年10月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提案获得通过时，与拉康分道扬镳。他坦率得有时近乎粗鲁；这使他说出，这场痛苦的分离应当归因于一场巨大的、无法克服的竞争，除此以外，别无其他。决裂前不久，他与拉康有过几次简短的交谈。

——P.，拉康当时对他说，您把我当作一只克莱因瓶了。[注1]

> [注1] 由于既没有内部，也没有外部，这种瓶子无论如何都不能容纳任何可能的液体。

144. 卡特尔小组?

一个拉康派精神分析家把他拉进了一个卡特尔小组的工作。这个精神分析家为此变成了一位亲切的活动主持人，从《字母在无意识中的审级》中随意抽出一句话，然后轮流紧盯着每个人，问：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这时，一道深渊在他面前打开：每个词本身都是一个世界，指向一种未知的知识，而这种知识又唤起无数遥不可及的其他学科……这个卡特尔小组的工作始终无法超出第一句话，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145. 愤怒与相信

她是那个大学场所的秘书；那里勉勉强强地接纳着拉康的研讨班。她讲述道：

——有一天，他把我训了一顿，然后，就在挂电话之前，他突然大笑起来，问我：您相信我的愤怒了?

146. 确认

这是某些精神分析家在大会之外不得不应付的一次社交招待会。饮料、点心和闲聊。年已老迈的拉康在人群中穿行；眼神敏锐，却惜字如金。他握着手，向这个或那个人表示友好。

来宾中有那天一位年轻的报告人，一个外省的精神分析家，他鼓起勇气作了一次公开发言。不能说，他对于自己工作的反响毫不挂心。妻子就在他身边。

拉康漫步的偶然路线，使他走近这对外省夫妇与另一对夫妇形成的小圈子。问候，介绍，短暂的沉默。随后，报告人向拉康说：

——我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似乎不太清楚。我觉得自己把事情拖得太长了……

拉康露出天使般的微笑，给他的回答添了几分愉快：

——没错，正是如此！[注1]

> [注1] 对要求的处理。回答中给予的赞同，使那个要求事后浮现为对另一件事的要求；在这里，是要求得到一个否认。

147. 当拉康成为期刊的一员

弗洛伊德学派的两位成员打算创办一本别具一格的期刊。为了寻找出版商，两位朋友去向拉康谈起此事。拉康很高兴：他提议加入编辑委员会，并希望未来的期刊由瑟伊出版社出版。面对谈话对象的双重拒绝，他喊道：

——如果我提出的东西您们一样都不要，干吗还来找我？[注1]

> [注1] 逻辑。

148. 间接的赞美

罗马，1953年。刚刚成立的法国精神分析协会举行它的反大会，以此嘲弄、鄙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大会。一个是官方的，另一个不是。由此，法国大使夫人向反大会参加者举行的招待会，就具有了重要意义。离开招待会时，拉康悄声对一位同事说：[译注1]

——大使夫人知道如何把这份国家的恩惠变成恩宠的状态。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48-0001。 对应 **gracia de Estado／estado de gracia**。西语让同两个名词交换位置：一边是国家给予的恩惠，一边是恩宠的状态。法语词汇对应 **grâce d'État** [gʁas deta] / **état de grâce** [eta də gʁas] 也能显示倒置；d' 是 de 在元音前的缩略，État / état 又分别引向国家与状态。两串话不是严格同音，机制是词序、词义及大小写的转换。中文“国家的恩惠 / 恩宠的状态”保义而失去同一词的反复。所列法语是词汇对照，并非本篇完整法文已经核定。

返回正文

149. 在床上

那天，拉康在吉特朗库尔，在床上接待了一位前来向他汇报的学生。报告结束，拉康以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赞许：

——我的学生们，要是知道我在把他们带向哪里，准会吓坏的。[注1]

译注1

> [注1] 虚假的私语。再说，这样的真理，又能在床以外的地方说出吗？正是床这个物件，以转喻的方式使临床在场。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49-0002。 对应“临床”与“床”的联系。法语 **clinique** [klinik] 经拉丁语的相关词追溯到希腊语“在病床旁”的词族，其核心名词 klínē 是床；这不是把现代法语 clinique 任意拆成两个同音词。中文“临床”已有“床”字，恰能保留一部分关联，仍须分清病床旁的实践和作为学科名称的临床。故事利用词源 / 转喻，不应当把每一种 clinique 都直译为睡床。Larousse：clinique（法语词义及希腊语来源）；Usito：clinique（法语读音）。

返回正文

150. 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sujet supposé savoir”曾被译成西班牙语，译法明确表示，是精神分析者假定精神分析家知道。他负责核查译文，便去见拉康，把自己的直觉告诉他：译注1

——先生，我觉得，这并不完全是您所要说的。

——当然是这样！

——我可以问一问……这里的翻译错误在哪里吗?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是无意识的主体。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50-0001。 对应 **sujet supposé savoir** [syʒɛ sypoze savwaʁ]。sujet 是主体，supposé 是 supposer 的过去分词，savoir 是“知道”的不定式；这个结构让“主体被假定知道”与“知道的主体被假定存在”在理解上不能被简单合成“分析家真的知道”。底本随后明确把它联系到无意识的主体。中文的固定译名仍需保留这份假定及其位置，不能将分析家的身份变成知识的事实保证。这是底本明确保留的概念及句法，不是对本案另作诊断。

返回正文

151. 笛卡尔……摆到台面上

“拉康与笛卡尔”，这就是他前一天在弗洛伊德学派会址听到的报告标题。

第二天一大早，在会谈中，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拉康：试图这样来处理问题，有某种不妥。回答：

——我并不把自己当作笛卡尔。[注1][译注1]

> [注1] 拉康就是笛卡尔。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51-0003。 对应 **Descartes／des cartes**，通常都为 [dekaʁt]。Descartes 是哲学家的姓；des cartes 是复数冠词 des＋cartes（卡片、纸牌）。姓名被拆成两个普通词，使题目的纸牌 / 摊牌意味可听见；这不是 Descartes 的真实姓氏词源。“笛卡尔”与“纸牌”在中文中不再共享声音，故单列此注。底本提供了姓名与牌的关系，但本注不将某个完整法语惯用句冒作本篇已见原文。

返回正文

152. 指示词的失灵

为了庆祝拉康的一次生日，她受托为弗洛伊德学派中亲近拉康的人们挑选送给他的礼物。由此，她受邀参加赠送礼物的小型招待会——多大的荣幸啊。

于是，她走进房间，雨衣随意搭在左肩上，用左手食指钩住雨衣，使其挂在肩头。略微跟在她后面的，是她的情郎；她出于某个不知为何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决定把他带来。看见她这样可笑地披着雨衣进来，拉康走向她，以极其温柔的口气对她说：

——亲爱的，把那个摆脱掉吧。

153. 解散

这是一次支持解散弗洛伊德学派的人们的会议。雅克-阿兰・米勒要作报告。满座。拉康在场。喧闹。最后，拉康把发言权给了女婿：

——Dé kurso。[注1][注2][译注1]

> [注1] 按发音书写。

> [注2] 如果我们在这里看出一个向“Mach es kurz!”（说短一点！）使的眼色——弗洛伊德借用歌德的这句话，作为《对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贡献》的题辞——这会不会把太多的东西归给拉康了？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53-0002。 对应底本的拟音写法 **Dé kurso**。它没有提供可以可靠还原的法语分词边界，不能直接把它规范成 des cours。原注提到德语 Mach es kurz（说短一点），却是一个疑问。ELP 档案另列1980年11月20日或27日向米勒说的 **faites court(s)**；在法语词汇层面，faites court（简短些）与 faites cours（授课）都可读 [fɛt kuʁ]，前者是 faire + 形容词 court，后者是 faire + 名词 cours。这个同音帮助看见“短 / 课”的可能关联，但档案记录不能直接替换本书的 Dé kurso，也不是现场录音。ELP：Bibliographie 2012（法语档案，第45页）。

返回正文

154. 鞋子哪里夹脚

列维-斯特劳斯破例接见了一位由拉康推荐而来的记者，并对他说：

——如果我是分析家，会赚更多的钱。

这句话经由中间人，传到了相关的人那里。中间人注意到，拉康听见它时，一声不吭地把它“咽下去了”。

155. 拉康式淋浴

事情发生在巴黎一家大型书店。一个年轻的售货员被拉康狠狠训斥，因为拉康早已订购的一本书，到了承诺的日期仍然没有到。

——可是，我就是拉康！

售货员面对愤怒的谈话对象，只能露出惊愕的眼神。

——可是，说到底，我就是拉康！

随后，面对售货员持续的惊讶，他仍然喊着：

——那么，您不知道拉康是谁？

对方回答说，确实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而且确定不知道：他不知道。

于是，拉康搂住对方的肩膀，温和地把这位无知的谈话对象带到书店的一个角落，以最为精致的礼貌向他解释……拉康是谁。[注1]

[注1] 说“不”的好处。

156. 拉康现象

拉康本人在1974年12月10日的研讨班上讲述了这次经历。不久之后，他将承认，自己竟然需要等待二十年，才能注意到，他所说的东西具有意义效果。不过，事情是这样：

一个外省城市的几个人联系了他，问他是否愿意去作一次演讲；他们连题目都已经选好：“拉康现象”。其中商业考虑的证据太过明显，拉康不可能没注意到。他当时指出，他们与其说是要谈论这一“现象”，不如说是要通过拉康本人，把它展示出来……

他接受了，不仅同意去讲，也接受了那个被温柔地强加给他的题目。他指出，不接受，就只能被当作一种否定。这次行动的结果呢？报告结束时，向他反馈的问题如此切中要害，以至于他只能得出结论：尽管甚至有那个展示性的目的，他已经把这个“拉康现象”……证明了。

157. 无意识

跟拉康交谈时，他颇为好笑地讲起，大约四十年前，他上中学时遇到过一个叫拉康的家伙。那家伙还是个十足的蠢货。有一天，两人几乎闹到动手。那个拉康竟然给他寄来一封信——他至今还记得，当时他们十三四岁——开头是：“先生”。

——然后呢？拉康问。

——不，您没明白。不是我写的那封信，是他！

——啊！您知道，无意识……

158. 在夏尔科家

在一次（最后几次中的一次）工作日活动期间，弗洛伊德学派组织了一场招待会。他们租下了圣日耳曼大道上的拉丁美洲之家。

他带着某种虚假的、或者更确切说，是故作的天真，把拉康拉到一边，简短地说：

——您知道，我们现在就在夏尔科从前的宅邸里吗？

第二天，他接到格洛里娅的电话：

——喂，是 X（他的名字）吗？

——是的。

——拉康让我告诉您，那是一次精彩的疏忽。

159. 在日本人那里

日本，一场盛大的正式晚宴。为拉康而举办。他一直面色阴沉、一言不发。没人知道，他是觉得无聊，在闹别扭，还是喝得太多……

大家热烈交谈，试图摆脱窘境。声音越来越高：

——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一位用餐者漂亮地说。

——当然不知道，拉康抛出一句。全体惊愕。[注1]

> [注1] 与《杜拉斯讲述》比较：在那里，这一妙句是一种赞美；在这里，却是一种令人震惊的否认。

160. 剩下一个“剩余”

1953年7月，拉康去伦敦，准备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大会预备会上，为自己的事业辩护。他要试图避免一次许多人认为无法避免的开除（谁知道呢？）。他用英语讲话，却说得十分费力。某个时刻，他找不到“剩余”一词的对应英语。面对困难，他向听众中的某个人求助。徒劳：竟没有一个人能帮助他，不在这个“剩余”上再留下一个剩余。

161. 无论如何，我……

拉康将去法国的一个外省城市作演讲。他在躺椅上提起这个活动，还说自己打算去。分析家回答：

——无论如何，我不会去！

162. 加入了队伍

1975年，耶鲁大学。拉康见到罗伯特·杰伊·利夫顿；他关于大屠杀的研究具有权威性。两人交谈。

利夫顿大胆地提议，以另一种象征化，代替以性为中心的经典精神分析象征化；这里不再是男性／女性的对立，而是连续性／死亡的对立。

拉康：

——您叫什么名字？

利夫顿：

——罗伯特·利夫顿。

拉康：

——我是利夫顿派的！[注1]

> [注1] 参见《Scilicet》第6/7期。值得注意的是，在拉康这句介入之后，讨论的记录里……竟然没有利夫顿的任何其他发言！

163. 变老

惊讶于自己的温柔，拉康说了这句话：

——我老了，正在变得温柔。

164. 转介一个来访者

大家都认为，他是最才华出众的学生之一；然而，他从未接到过由拉康转来的来访者。只有一次例外。

那是拉康一个最好的朋友的儿子。告诉学生自己把他转来时，拉康特别说明：

——我不能收他，他没有钱。[注1]

> [注1] 把他所提出的理由，例如，与另一个理由比较："我不能收他，因为他是我朋友的儿子。"在后一种情况下，分析得以发生的可能性，会受到严重的抵押式限制。拉康唯一可能的选择：把钱说成拒绝的理由；钱是可能存在的能指中，最能摧毁一切意指的能指。

165. 显而易见

时间是1988年。据格林讲，拉康曾私下对他说过：

——我关于精神分析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纳赫特。

格林立即补充道，不无恶意：

——这显而易见。

166. 简便解释

有一天，一位巴黎分析家这样解释所谓的"短会谈"：……拉康有幽闭恐惧症。

167. 签名

1976年。一对阿根廷精神分析家夫妇请求与拉康面谈，获得了同意。

让他们进入诊室时，拉康突然问：

——您们是阿根廷人？想要一个签名吗？

随后，面谈结束时——期间完全没有谈到阿根廷的政治局势：

——想要一个签名吗？

168. 弗洛伊德学派的创立

拉康起草的 E.F.P. 创立文书，以这句话开头：“我创立——如同在我与精神分析事业的关系中，我始终如此独自一人——法国精神分析学派。”接下来的叙述，就是这个“我”值得记住的一连串遭遇。[译注1]

在最亲近者组成的一个小圈子面前，拉康第一次读出了这份创立文书；这件事被录在磁带上。要公开宣布这件事的时候，拉康请弗朗索瓦·佩里耶朗读自己的文本。“我创立……”本应由佩里耶说出。他却拒绝了，天知道为什么。不过，那本来会相当好笑！但故事没有停在那里。

实际上，就在会议开始之前，拉康打电话给同一个人，说自己不去赴约了。他确实没去。于是，佩里耶决定打开录音机；录音机随即首次向公众说出了那个当时还不出名的“我创立”。但故事没有停在那里。

录音机也加上了自己的贡献，也拒绝说话：录音根本听不清！给拉康打电话；一小时之后，他走进了众人聚集的房间。

眼含热泪，拉康热情地握住佩里耶的手，然后发言。E.F.P. 由此启动了。[注1]

> [注1] 首字母组合 E.F.P.，既能写作法国精神分析学派，也能写作巴黎弗洛伊德学派，还能写作弗朗索瓦・佩里耶学派。这证明拉康向 F. P. 提出的建议颇有见地。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68-0001。 对应缩写 E.F.P. 的三次展开。法语 **Écol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ekɔl fʁɑ̃sɛz də psikanaliz]（法国精神分析学派）、**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 [ekɔl fʁødjɛn də paʁi]（巴黎弗洛伊德学派），以及以人名构成的 **École François Perrier** [ekɔl fʁɑswa pɛʁje]（弗朗索瓦・佩里耶学派），都保留 École 的 E 和随后关键词的 F、P；介词 de 不计入这里的缩写。中文译名及西语的词序无法显示这一换词而不换缩写的游戏。第三个名称是本篇的讽刺说法，不能当作另一个已成立组织的事实。

返回正文

169. 说话吧，啊，墙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拉康正在圣安娜医院讲话，更确切地说，是在医院的小礼拜堂里。他作为分析者讲话；换言之，他任由自己在所说的话中读到的东西带着走。这样，他注意到自己是在 à la chapelle（向 / 在小礼拜堂）Sainte-Anne 讲话。他原本想说的是，在那个地方；可他听见自己说的是，向小礼拜堂讲话，自己在向它说话，因而，是在向墙壁讲话……译注1

这时，一个无礼的声音响起来：

——我们应该全都出去吗？

拉康：

——谁在跟我说话？

那个声音：

——墙壁。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69-0001。 对应底本保留的 **à la chapelle** [a la ʃapɛl]。à + 冠词 la + chapelle（礼拜堂）既可作说话的地点补语“在礼拜堂”，也可按 parler à… 的言语指向听为“对 / 向礼拜堂说”。这里声音和词形并没有变，是同一介词短语的句法角色改变；它不能被说明成两个词的同音。中文必须在“在 / 对”之间作区分，才能保留这个误解。Sainte-Anne [sɛtan] 是地点名，不能据礼拜堂这一字面关系另补出宗教诊断。

返回正文

170. 不可原谅

学派的一次会议前不久，拉康给一个学生打电话：

——您来主持会议。到最后，我一结束，您就宣布散会，不等任何人提出异议。这非常重要！

学生服从了，但从来没有原谅他……因为自己服从了。

171. 反讽

他刚刚被任命为学派精神分析家。

拉康：

——那么，成了？您已经是我们的人了？

172. 康德在此?

拉康结束《精神分析的伦理》研讨班之后，达尼埃尔・拉加什据说对他说过：

——那么……你什么时候来做你的美学？[注1]译注1

> [注1] 证实了“le con ne manque pas d'esprit”（蠢人并不缺少机智）这一断言。当时，这是一个大学式的蠢念头。但是，对博罗米结的研究，难道不是事后赋予了它自己的真理吗?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72-0002。 对应原注直接保留的 **le con ne manque pas d'esprit** [lə kɔ̃ nə mãk pa dɛspʁi]。con 是粗俗贬称，ne…pas 否定 manque，整体是“蠢人也不缺机智”，不是“缺乏精神”。connerie 的性意味及 -erie 派生见序言译注。西语 **ética／estética** ['etika] / [es'tetika]，法语词汇对应 **éthique／esthétique** [etik] / [ɛstetik]，通过相近词形牵出伦理 / 审美，仍非严格同音。若读到标题中的 Kant，还须注意法语 Kant 通常 [kãt]，不能把它与 quand [kã] 不加限制地列为同音。

返回正文

173. l／m

阿根廷当时有这种说法，也许那里现在还在说：[译注1]

——macaniana 理论。[注1]

[注1] macana：蠢事、谎话、胡扯、混账话。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73-0001。 对应 **lacaniana→macaniana**。按西语读法为 [laka'njana] / [maka'njana]，只把开头 l 换成 m；-iana 是名称派生形容词的阴性后缀。原注明说阿根廷语境下 macana 的贬义，使“拉康派”滑向“胡扯派”。这次换字母 / 换词干属于底本西语，不是已核定的法语 homophonie；不能自行造一个法语形容词，声称它就是原话。中文能译出嘲讽，却失去 l / m 的最小书写变化。

返回正文

174. 弗洛伊德事业学派

他原是已经消亡的弗洛伊德学派的一员，参加了将促成“弗洛伊德事业”创立的那个运动。但事情进展很快，如今已经涉及建立下一个机构：“弗洛伊德事业学派”。在一次分析会谈中，他问拉康：

——您赞成成立弗洛伊德事业学派吗?

——绝对不赞成！

他当然立即把消息告诉了亲近的人：拉康不赞成。第二天，他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她注定将在未来的机构中拥有美好的前途。新学派的章程就在她眼前，而拉康用确实颤抖的手，却用红色墨水，加上了一句：“这里是那些爱我的人的学派。”那么，这是写下来了的……

175. 担任评委的拉康

认可评审团的一次会议；这个评审团负责决定，是否任命那些提出自己作为通行者的人。评审团听取两位传递者的陈述。讨论很少，因为对所有人都很明显：弄错了，这是一次要求职业资格的申请。因此，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拉康插话：

——我赞成。

这句话像一块石头掉进了平静的池塘。每个人都在心里问自己。最后，一位评审团成员打破沉默，大胆地向拉康发问：

——您愿意告诉我们，您为什么赞成吗？

——他是个好人。

惊讶转为悲凉，甚至转为惊愕。又是沉默。最后，还是同一个人，冒险提出一个新问题：

——您这是什么意思？

——尽管他可能对您们说了那些话，他与我有过良好的接触。[注1]

[注1] 除了这些话被人讲述出来这一事实之外，它们并未产生任何后果。

176. 空缺

学派里曾有这种说法：

——每人各有自己的那一位，而拉康有自己的空缺。[注1][译注1]

> [注1] 是在提醒人守规矩吗?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76-0002。 对应 **Lacan／lacune** 的词汇联想。法语 Lacan [la kɑ̃] 与 lacune [lakyn]（空缺、漏洞）起头相似，末尾元音及音节结构有别，并不严格同音。底本的西语 laguna [laˈɣuna] 同时可指潟湖、知识或记忆的空白。“拉康 / 空缺”在中文里听不出近音。这里列法语是为说明一个可能的姓名 / 词汇呼应；没有本篇法文原句，不把它写成已证实的现场换词或姓名真实词源。Usito：lacune（法语词义、读音）。

返回正文

177. 脏手

在那次将形成法国精神分析协会（A.P.F., Association Psychanalytique de France）、使之成为脱离拉康的团体的分裂过程中，新团体的一个掌权者向让・拉普朗什私下说道：

——别抱幻想，也别理想主义，我的孩子们；当然，每个培训分析家都会影响接受自己分析的人。

拉普朗什完全听懂了：“所有人的手都脏，”他总结道，“拉康的错误，是把手亮出来了。”

178. 拉康的副手

1975年4月8日，拉康在研讨班中，拿 j'ouïs（我听见了）与它的同音词 joui（享乐）做文章："意义在歧义中走得那样远，正如对我的论点、也就是说，对分析话语所能期望的那样。也就是说，从意义出发，人享乐（se joui），我是（s'ouïs-je），愿我听见—享乐（j'ouïsse），我自己正在（s'ouïs-je）用词语袭击我自己。"译注1

她跟拉康的一位副手做分析，旁听了那次研讨班……她的精神分析家也在场。从接下来的一次会谈起，她的精神分析家就觉得，适合用这句话把发言权交给她：

——J'ouïs。

在那次会谈中，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注1]

> [注1] 比教皇还要拥护教皇。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78-0001。 对应底本直接列出的听 / 享乐音链。**j'ouïs** [ʒwi] 是 je 在元音前缩为 j' + ouïr 的 ouïs（第一人称形式），**joui** [ʒwi] 则是 jouir 的过去分词，并非不定式 jouir [ʒwiʁ]；前两形严格同音。**j'ouïsse／jouisse** 都可为 [ʒwis]，前者牵涉 ouïr 的未完成过去时虚拟式，后者可为 jouir 的现在时虚拟式。底本造写的 **s'ouïs-je** 可按 [swiʒ] 拆读，联想到 **suis-je** [sɥiʒ]，但 [w] / [ɥ] 在通行读法中有别，不能把整条链都说成严格同音。中文分别写"听 / 享乐 / 是"，失去了同声转义。底本的 se joui、s'ouïs-je 与本项目研讨班转录词形略有差别，均保留各自证据。S22 第10课（法语，s22-10-0184～0187）；Usito：jouir（法语变位、读音）。

返回正文

179. 弗洛伊德式手淫

核查《文集》的西班牙语译文时，他碰到一个奇怪的“猴子的手”，la main du singe。他去见拉康，问他：

——这个“main du singe”是什么？ 译注1

——是手淫！

——可是，这里说的是弗洛伊德！

——您不知道，弗洛伊德是个手淫的大行家吗?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79-0002。 对应 **la main du singe** [la mɛ̃dy sɛʒ]（猴子的手）。la 为冠词，main 为手，du 是 de + le 的缩合，singe 为猴子；不是需要反译成一个未知谐音词的说法。拉康《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在自体情色与身体技术的上下文使用过这一表达，说明本篇字面手势可牵出手淫的意味。中文“猴子的手”保留形象，所失的是读者对该上下文的识别；它不是凭音标就能推出的词典性同义词。Écrits，Article-30（法语，auto-érotisme 所在段）。

返回正文

180. 屎

波尔多，一场演讲。拉康在那里谈现代城市的问题，说问题并不是人们自以为的那些；问题在于屎的流通与排放。他还补充道，仿佛要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

——在波尔多，说到屎的排放，一切都有待去做。

181. 说谎者

在他所属的分析团体里，曾经去过拉康那里、能够说自己直接从拉康那里获得过什么，是一件体面的事。

——有一天，他跟几个同事一起吃饭，冒险向其中一个透露：难道你不知道？我去过拉康那里！

——啊！好啊！他接待你了？

——当然。

——多长时间？

——当然是四十五分钟！就这样，大家知道了，他在说谎。

182. 一九六八年

受到“那些事件”的感染，一些精神分析家聚会……为了发言？对那些以接纳话语为职业的人而言，这颇为奇怪。但我们不在此停留。

他们谈起拉康。有人甚至宣称，拉康对女人和男人的态度很不一样；后者没有机会，无法摆脱困境，因为……拉康爱他们（les aimait）。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译注1

就在1968年五月之后举行的弗洛伊德学派斯特拉斯堡大会上，有人决定，这件事不该藏在自己心里，而应该公开地告诉拉康。他确实这样做了。

回答：

——I like，还是 I love？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82-0002。 对应英语 I like [aɪ laɪk] / I love [aɪ lʌv] 与法语 aimer [eme]。英语用两个动词区分喜欢和爱，法语 aimer 可覆盖两者；这不是英文两词同音，而是同一个法语词向两种英文词义分叉。若用底本所保留的 les aimait，les 是复数宾语代词，aimait 是 aimer 的未完成过去时第三人称单数。中文可说“喜欢 / 爱”，但会预先替说话者做出区分，故正文保留英语选择，并在此说明关系。

返回正文

183. 命名

格拉诺夫、勒克莱尔与佩里耶，在法国精神分析协会要求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协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经常在一起，人们就叫他们“三驾马车”。在私下的讨论中，三驾马车把拉康叫作“大雅克”。[注1]

> [注1] 参见同一时期歌手雅克・布雷尔的歌：“走进教堂实在太容易了，在那里，把所有污秽都倒在神父面前；神父在灰暗的光中闭上眼睛，好更好地宽恕他们。那么，闭嘴吧，大雅克，你知道关于上帝的什么？……”等等。

184. 乐观

1960年9月，法国精神分析协会（S.F.P.,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组织了一次关于女性性欲的国际会议。弗朗茨・亚历山大参加了会议；他的论点曾受到拉康强烈的批评。看见这位八十岁的好人，拉康当着格拉诺夫的面宣称：

——当一个人被真正的火焰照亮，他永远不会变老。

185. 书面的通行

分析进行到某个阶段，他打算提出参加通行的申请；于是，他向拉康提出一个别出心裁的建议：他想以书面形式提交这次通行的材料。回答：

——可以，如果您愿意。不过要知道，那不会有人读。[注1]

> [注1] 话语的不可替代性。

186. 倒错

这是法国精神分析协会最后一次“科学”会议。让·克拉夫勒尔作了一篇关于倒错的报告。

在惯常的赞许之后，拉康作了一句评论：

——只有倒错者，才能恰当地谈论倒错。[注1]

> [注1] 这对报告人构成了一个问题，他仿佛被囚禁在一个过于严酷的逻辑中：“要么我把倒错讲得好，那么，我就是个倒错者；要么我不是倒错者，那么，我就没有把倒错讲好。”

187. 何必弄得简单……

1966年秋天。拉康与几个法国知识分子一起前往巴尔的摩，那里将讨论著名的“结构主义”；虽说著名，美国人却对它完全陌生。拉康演讲的标题：Of structure as in Inmixing of an Otherness Prerequisite to any Subject Whatever（论作为任何主体之先决条件的他异性混入的结构）。

有趣的是，安东尼·维尔登受召来补救拉康有缺陷的口语英语，却自称为——不幸的翻译。

188. 主席辞职

1969年，在弗洛伊德学派关于通行的会议上，拉康宣布：

——任命佩里耶做学派主席，您们就会看到，它会变成什么。就在同一天，佩里耶辞职了。[译注1]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88-0002。 对应西语造词 **presidimitir** [pɾesiðimi'tiɾ]。它把 presidir / presidente（主持 / 主席）起头的 presi- 与 dimitir（辞职）接在一起，保留动词不定式尾 -ir，使“任主席 / 辞主席”挤进一个词。中文“主席辞职”保留意思，却失去混成词的紧缩和突兀。这里的构词分析针对西语底本，不另造一个未见的法语混成词冒作拉康原句。

返回正文

189. 拿出证据

受邀到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谈论认同时，拉康从行囊中取出两根玻璃管；一根装着一只孤立的飞蝗，另一根装着一只属于群体的飞蝗。

拉康用手指向听众指出这两只动物形态上的差异，极其清楚地证明了同类形象对自身身体构成的影响。

190. 闹剧的馅料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委派了那位 Turkey 进行调查，以建立法国精神分析协会申请加入该国际协会的档案。拉康把他的姓译出来（当然，这是不该做的），叫他：

——火鸡先生。[注1]译注1

> [注1] 以转喻的方式，为整件事贴上属于闹剧范畴的标签；当然，在拉康那里，“闹剧”这个词并不与严肃相对立。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90-0002。 对应法语 **farce** [faʁs] 的两个名词义：肉馅，以及闹剧、恶作剧。词典分列的义项共享这个声音及拼写，并非在本篇能靠拼写分开的两个词；肉馅义又与 farcir（填馅）的词族相关。西语 farsa 主要保留闹剧，题目的 relleno 则补出填馅。中文“闹剧 / 肉馅”须分开说，不能听见原词的一次转义。书中姓名拼作 Turkey，恰与英语 turkey（火鸡）同形；这里保留底本拼写，不凭双关把人名校改成另一个历史名字。法兰西学院：farce（肉馅）、farce（闹剧）（法语词义）。

返回正文

191. 尊重

关于1975—1976年研讨班的题目，拉康写信给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秘书。他宣布题目是 LE SINTOME，还特别明确地、并且手写地说明，秘书必须：

——尊重这个拼写。

这个拼写错误已经表明，事情另有蹊跷。第二天，也就是1975年9月30日，拉康打电话给她，改正题目。它将是：LE SINTHOME。[注1]译注1

> [注1] 向别人下达断然命令，要求仔细尊重某种东西，而自己却正准备不去尊重它。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91-0003。对应 SINTOME／SINTHOME／symptôme。按法语常见读法，三种拼写可同读 [sɛt̃om]，h 不在这里增加一个发出的音。故事先命令尊重 SINTOME，随后改为 SINTHOME；中文统一译名无法表现这一个字母的变化，故两种标题均保留。拉康在研讨班开头明说 sinthome 是 symptôme 的旧拼写，并另在乔伊斯语境牵出英语 sin [sɪn]（罪）的字形；不能因此将 sin 说成法语症状词的真实历史词源，或宣称它与整个词同音。S23 第1课（法语，开篇旧拼写及 sin 所在段）。

返回正文

192. 回复邀请

他是个年轻的精神科住院医，决心跨出这一步，大胆拿起笔，邀请拉康到值班休息室来。

拉康的接受令他有些意外；但真正使他惊讶的，是拉康在回信中称呼他的方式。拉康确实这样写：

——亲爱的同志，[注1]

> [注1] 在涉及疯癫的地方，同伴情谊是可能的。

193. 读信的黑人国王

拉康去拜访一个非洲族群。出于礼仪，他先去拜见国王。在这第一次公开接见中，作为开场，拉康把一封介绍信递给国王。国王接过信，让目光在纸上游移了足够长的时间。来访者很快意识到，国王不识字；但面对聚集的人民，对自身威望的正当关切使他不得不装作在读。拉康避免以任何可能拆穿王者机巧的方式介入。过了片刻，国王向来访者充分表现出最好的好客之道。[注1]

> [注1] 寓意（拉康在一次研讨班会谈中引出）：信仍然没有被解读，消息却已被完美地接收。

194. 在海报上看得出来吗?

为了正式公布《圣状》研讨班，她非常高兴，能够把一张用漂亮的草体字精心绘制的海报送给拉康。

不久，拉康给她打电话，说他确实觉得很漂亮……不过……然而……说到底，他还是更喜欢 cowboy（牛仔）字体——他这样叫它们。

她说，那是粗壮的字体，字脚宽得像铅做的靴子。她还补充：

——要让印刷商印出这种字体，得费很大的劲。

195. 断语

也许是在著名的、讨论心理因果性的博纳瓦尔工作日活动期间，也许是在历史没有记住的另一个场合。总之，拉康说出这句话，让亨利·埃十分震惊：

——一个人……：就是个拉屎、射精、吃东西的玩意儿。[注1]

[注1] 注意这些项目的次序。

196. 短会谈

十分明显，是拉康自己遭受的那些短会谈。共有两次，间隔几年。

巴黎，1932年。年轻的精神科医生拉康，在老师面前为论文答辩。其中一位老师要求他说明，自己通过论文想要做什么。

——总之，先生，我们不能忘记，疯癫是思想的一种现象……

那位老师立即用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打断了报告人：

——嗯……然后呢？我们谈点严肃的事情。您要朝我们做鬼脸吗？别有损这个庄严的时刻。

十四年后，拉康的反应：把这次切断译成像莫里哀笔下迪亚福吕斯那样的拉丁语：Num dignus eris intrare in nostro docto corpore cum isto voce: pensare（凭着"思想"这个词，你会配进入我们这博学的团体吗？）。

拉康在精神分析家那里，是否会受到更好的接待？这就是前面预告的第二次切断。

马里昂巴德，1936年。拉康向精神分析家们介绍自己的《镜像阶段》。琼斯主持会议。他躲在尊重计时器的借口后面，在预先分配的十分钟里，第十分钟的第四声"滴答"响起时，打断了报告人。

拉康的双重反应。就在那天晚上，在旅馆里，他开始写后来将成为《超越“现实原则”》的那篇文章……一篇未完成的文章！此外，他不顾一位组织者的意见，立即离开了这一显赫的集会，优先满足自己对正在兴起的纳粹主义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兴趣。

197. 跟随我

1953年的一个晚上，在巴黎精神分析协会的第一次分裂与法国精神分析协会的创立之间，拉康在卡普拉德咖啡馆的地下室召集学生，告诉他们，自己为新协会即将成立而感到高兴。他这样结束了自己的演说：

——跟随我，我将把您们带到世界的尽头。[注1]

> [注1] 与本书第174页的这句话比较：“我的学生们，要是知道我在把他们带向哪里，准会吓坏的。”

198. 西格蒙德

他是德国人、翻译、精神分析家，在社会上已有足够根基，因此有一天能够对拉康说：

——我要创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学派（Sigmund Freud Schule）。

拉康好像没明白，问：

——第二个弗洛伊德学派？[注1][译注1]

> [注1] 实在界只能通过数来抵达。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98-0004。 对应 **Sigmund／第二个** 的跳转。德语专名 Sigmund 通常为 ['ziːkmʊnt]，法语词汇 seconde（第二的，阴性）通常为 [səgɔ̃d]，西语 segunda 为 [se'ɣunda]；三者不能直接列成严格同音。Schule 是德语“学校”，Freud Schule 是底本保留的名称词组。中文音译名字与序数分开，丢失专名被听成数的转换。底本未给出足以核定的法语现场句子，所以此处只说明词汇与语种边界，不把推测的混合语句写作原话。

返回正文

199. 没有他的下午五点茶

1959年，《精神分析》杂志第5期“批评论文”，刊登了温尼科特的一篇文章：《过渡性客体与过渡性现象》（Objets transitionnels et phénomènes transitionnels）。斯米尔诺夫翻译了这篇文章，并曾就若干翻译问题向作者请教。文章发表之后，1960年2月11日，温尼科特给“亲爱的拉康医生”写信。他说，自己注意到，有个人在这篇译文的细节上倾注了极大的注意……“那个人很可能就是您”。

——这一切都很好，不过，却在准备着随后的刺击：

——顺便说一句，温尼科特确实补充道，我的姓以双 t 结尾（Winnicott），不过这种事我不在意。[注1][译注1]

> [注1] 只能承认，温尼科特有正当理由，把这件理应视为笔误的事归责于拉康。由此可以推断：尽管拉康有善意，甚至有开放的愿望，把温尼科特的发现这样推广到法国，对拉康却并不合意，而且，在那个时候，拉康不知道这一点。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199-0003。 对应标题的下午茶与姓名末尾的 t。法语字母 **t** 的名称 [te] 与 **thé**（茶）[te] 严格同音；英语 **tea** 是 [ti:]，不能把英语茶字本身说成与法语 t 同音。Winnicott 的两个末尾 t 属于拼写，少一个字母并不必然改变姓名发音；中文音译“温尼科特”尤其显不出少掉的那一个 t。原题混用下午五点茶的英语表达与西语 té；译文须依靠保留双 t 和此注，才能留下这个书写层面的刺击。

返回正文

200. 社会主义者

有一次，有人问拉康：

——您是社会主义者吗?

他回答：

——不是，除了在我软弱的时候。[注1]

> [注1] 参见他的朋友雷蒙・格诺：“二十岁还不是社会主义者，是缺乏心肠；四十岁仍然是，是缺乏智慧。”

201. 苏格拉底式的

1970年1月13日，弗洛伊德学派的大会上，1967年10月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提案得到通过——并非没有纷扰，而且以一次分裂为代价；拉康感到身体不适。

他的一位女学生喊道：

——拉康不太好，他脑子里一定有什么想法。[注1]

> [注1] 假定。

202. 无可选择

一九六九年：一些分析家——其中包括拉康相交多年的朋友——离开了弗洛伊德学派。这件事使拉康的一位分析者感到忧虑，有一天，他终于决定把自己的问题问出来：

——佩里耶不管怎样，还是拉康派吗？

拉康带着好笑的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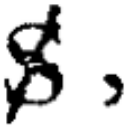
——那么，您想让他还能是什么？

203. 划杠，是的，可是怎么划?

弗洛伊德学派的一次工作会谈中，一个年轻人走到黑板前，把被划杠的S写成这样:



——不，一位名人立即纠正，应当是:



才是正确的写法。[注1]

[注1] 等级体制在结构上无法区分，什么是相关特征，什么不是。

204. 地形图

他约好十点整到吉特朗库尔，与拉康一起工作。拉康给他画了一张路线图，他不可能走错路。

当然，他走错了……高速公路，十点半才到。拉康非常生气，斩断了他结结巴巴的解释，对他说：

——可是，我给您画了一张图啊！

205. 耶稣会士的生活与鸡巴

——亲爱的……，那么，明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吧。

拉康的邀请，可不是小事！这一次，幸福的受邀者是个耶稣会士——人们称为 jèze 的那种——也是学派中的精神分析家。

如此荣幸，使这位“亲爱的”怯场，不大知道该说什么；晚餐拖拖拉拉，越发延长，因为拉康把脸埋在盘子里，一声不吭，任由谈话陷进惯常的闲言碎语。除了他（又一次），每个人都在努力，这一点大家都感觉得到。

到了甜点时，仿佛从占据自己的事物中浮出来，拉康终于向客人说话：

——那么，亲爱的……，告诉我，您怎么处置您的　vi？（vie：生活；vit、bite：阴茎、鸡巴。）[注1][译注1]

> [注1] * 按发音书写。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205-0005。 对应底本按声音写的 **vi**。法语 **vie**／**vit** 同读 [vi]，前者是生活 / 生命，后者是旧式粗俗的阴茎称呼；它们同音，却有不同词源，不能因发音相同就互作派生。**bite** [bit] 也可粗俗指阴茎，却不是 [vi] 的同音词，只是补出相近词义。中文“生活 / 阴茎”保留岔义，失去相同声音。jèze [ʒɛz] 是本篇对 jésuite [ʒezɥit]（耶稣会士）的口语截短，不是另一个宗派名。Usito：vit（法语词义、读音及 vie 同音关系）。

返回正文

206. 真正的真理

在最终导致1953年分裂的辩论中心，有一个问题：“短会谈”。拉康向自己的一些分析者指出：

——看我怎样延长会谈的时间，您可以对此作证。而一边这样说，拉康一边仍然照过去的方式实践。[注1]

> [注1] 精神分析中的真理，不是与现实相符合；它如同文学中的真理一样，具有虚构的结构。

207. 秘密陈列柜

在吉特朗库尔的住所，拉康有一个秘密陈列柜，里面收藏着图坦卡蒙时期的埃及小雕像。他只让少数受到特殊优待的人看这些雕像。[注1]

> [注1] 参见《精神分析的伦理》研讨班中，作为收藏家所指向的对象的 Das Ding（物）。尤其参见下一年对让・雷诺阿《游戏规则》中一段的评论：在那里，德・拉谢奈侯爵展示了自己最漂亮的自动风琴。拉康由此第一次援引 agalma，以安置对象 a。

第5部分

相遇

208. 一个狡猾，一个更狡猾

萨尔瓦多・达利同意接见拉康。并非没有恶作剧的心思，他决定在等候来访者的时间里，保留鼻子上贴着的胶布；这块胶布，是他当时绘画探索中的一个参照标记。

他等待着这位年轻精神科医生的反应，事先已经准备好为此取乐。

然而，整场面谈中，拉康都没有流露出，那块如此显眼地展示着的胶布，对自己产生了什么效果。

209. 当罗曼·雅各布森遇见耶稣

在巴黎的一次逗留期间，罗曼·雅各布森大为失态：他说给任何愿意听的人听，拉康的乡间住宅里……有一个疯子。

实际上，他刚刚给吉特朗库尔打过电话：

——拉康在那儿吗？“不”，一个陌生的声音回答。

——谁在说话？

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问。

——是耶稣。[注1][注2]

[注1] 西班牙文译者注：Jesús 这一名字在西班牙语地区很常见，但在法语中不用作人的名字。

[注2] 确实，真有一个名叫“Jesús”的人，这使语言学家的困惑更加令人费解。

210. 杜拉斯讲述

《洛尔·V.施泰因的迷狂》（Le ravissement de Lol V. Stein）刚刚出版。人们知道，玛格丽特·杜拉斯以这部标志着自己风格决定性变化的作品，冒了再也找不到任何读者的重大风险。[译注1]

正是在这一接受孤独却又艰难的主体位置上，她接到了拉康的电话。他提议，当天晚上较晚的时间，在一个咖啡馆见面。

她接受了，去了那里，并先到。很快，她看见拉康在桌子之间向自己走来。他表情丰富而热情，此时已离她很近，向她宣布：

——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注1]

[注1] 这是他所能给予她的最大赞美。在另一个地方，后来，拉康问自己：“她怎么会知道我所教的东西？”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210-0001。 对应书名中的 **ravissement** [ʁavismɑ̃]。它以 ravir [ʁaviʁ] 的词族加 -issement 构成名词，既牵出劫走、带离，又牵出迷醉、狂喜或出神；是一个词的多义，并非两个词的同音。“迷狂”保留被迷住的一侧，却不能独自留下被夺走的一侧。因此不能据中文书名把全部关联缩成爱情的沉醉。这是底本书名的词汇说明，并不替本篇给小说人物另作诊断。法兰西学院词典：ravissement（法语词义）。

返回正文

211. 雄辩的大秘密

那天，一群十分可敬的人聚集在瑞士，庆祝路德维希・宾斯旺格八十岁生日。拉康突然现身，于是人们邀请他参加座谈。

——十分明显，他回答，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凭着这句话，在每个人都恰好讲了十分钟之后，他却一直掌握着发言权；直到讲了四十五分钟，他才注意到：

——……嗯，说到底，也许确实还是有点什么可说的……

这时，主持会议的宾斯旺格打断了他说：

——我刚刚学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没有什么可说，正是雄辩的大秘密。

拉康对这句话十分兴奋。他立即用巨大的字，把它写在一张海报大小的纸上。然后，他请宾斯旺格签名，并且得到了签名。随后，他带着战利品消失了。

212. 漂亮地看见已是结束时刻，却什么也没理解的那一瞬间

在出版《第二性》前一年，西蒙娜・德・波伏瓦打电话给拉康，向他请教。拉康告诉她，要澄清此事，需要五六个月的面谈。考虑到涉及的是女性性欲，这个提议颇为好笑。译注1

可是，西蒙娜像集市商贩一样讨价还价：她最多考虑四次面谈。拉康拒绝。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212-0001。 对应 Beauvoir／beau voir，连读通常同为 [bovwaʁ]。Beauvoir 是姓名；beau voir 则重新切成形容词 beau（漂亮的，阳性）＋不定式 voir（看见），形成题目的“漂亮地看”。这不是姓氏的真实词源。中文“波伏瓦 / 漂亮地看”失去同音，只能保留姓名及外文拆读。题目同时借用“看见的瞬间 / 理解的时间 / 结束的时刻”的逻辑时间表达；这一互文不能被顺成女性心理发展的固定三阶段。本书前置篇目列表的第212则是短标题，正文是长标题，本次分别保留。

返回正文

213. 我的妻子、布朗肖与我

刚读完《灾异的书写》，他陷入了某种状态，只能把自己的不安告诉拉康。

当然，他并非完全不知道，拉康与布朗肖之间，既有友谊上的接近，也有理论上的接近。

拉康的回答，完全出乎意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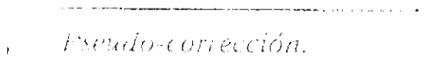
——Il connaît mieux ma femme que moi（直译会是：他比我更了解我的妻子）。译注1

随后，察觉到法语中的语法歧义，他补充：

——我是说……他对我妻子的了解，比对我的了解更深。[注1][注]

> [注1] 沉重的纠正。

> [注] 原注第一个词扫描不清，暂录为 Pesada，并据此译为“沉重的”；保留注释的扫描切片，待核定。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213-0004。 对应比较句 Il connaît mieux ma femme que moi，通常连读 [il kɔnɛ mjø ma fam kə mwa]。que moi 可以补成“比我了解她”——比较两个认识者，也可补成“比了解我”——比较被认识的两个人。比较补语省略动词，所以书写本身并不消除歧义。中文“他比我更了解妻子 / 他对妻子的了解比对我更深”必须拆成两句理解，不能把 mieux 的好、更充分简单换成信息数量“更多”。这一语言歧义与原注首词扫描不清是两个问题；Pesada 的暂读及扫描切片继续保留。

返回正文

214. 一件家具

拉康已上了年纪；有一次，他由菲利普・索莱尔陪同，去友好地探望本维尼斯特。人们知道，本维尼斯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处于失语状态。

离开医院时，拉康对索莱尔说：

——当一个人衰败时，对自己的家人而言，他就只是一件家具。[注1]

> [注1] 以转喻的方式接近绝对的主人——死亡。

215. 动词，还是形容词?

路易・阿尔都塞刚刚发表了自己对拉康理论的第一篇赞颂。拉康邀请他吃晚餐。在餐馆里，看见他嘴里叼着一支古怪的雪茄走来，阿尔都塞低声说：

——您把它拧弯了 / 您那根是弯的。[注1][译注1]

> [注1] 一个书写也无法消除的歧义。

语言译注

译注1

对应段落 allouch213-215-0002。 对应“动词 / 形容词”。西语底本写 **Usted lo tiene torcido**：tiene 是 tener（有）的第三人称单数，lo 为宾语代词，torcido 是 torcer（拧、扭）的过去分词，也可作形容词。其“您把它拧弯了 / 您那根是弯的”两读在法语 **Vous l'avez tordu** [vu lave tɔʁdy] 中更直接：avez 可读作完成时助动词 avoir，tordu 是 tordre 的过去分词；也可按实义“有”+ 宾语 l' + 形容词 tordu 来听。l' 的指向还留下性暗示。Arnoux 2015年的文章引述 Allouch 2009年版，提供了这一法语词形；它不是本书1985 / 1992版全本逐字比对的证据。Danielle Arnoux：Se tordre avec Lacan（法语，第71～92页）；Usito：tordre（法语词形、读音）。

返回正文

目录

以下页码沿用原书印刷页码。

篇目列表 — 1

序言 — 7

分析实践 — 17

示病 — 113

督导实践 — 143

精神分析运动史 — 161

相遇 — 233